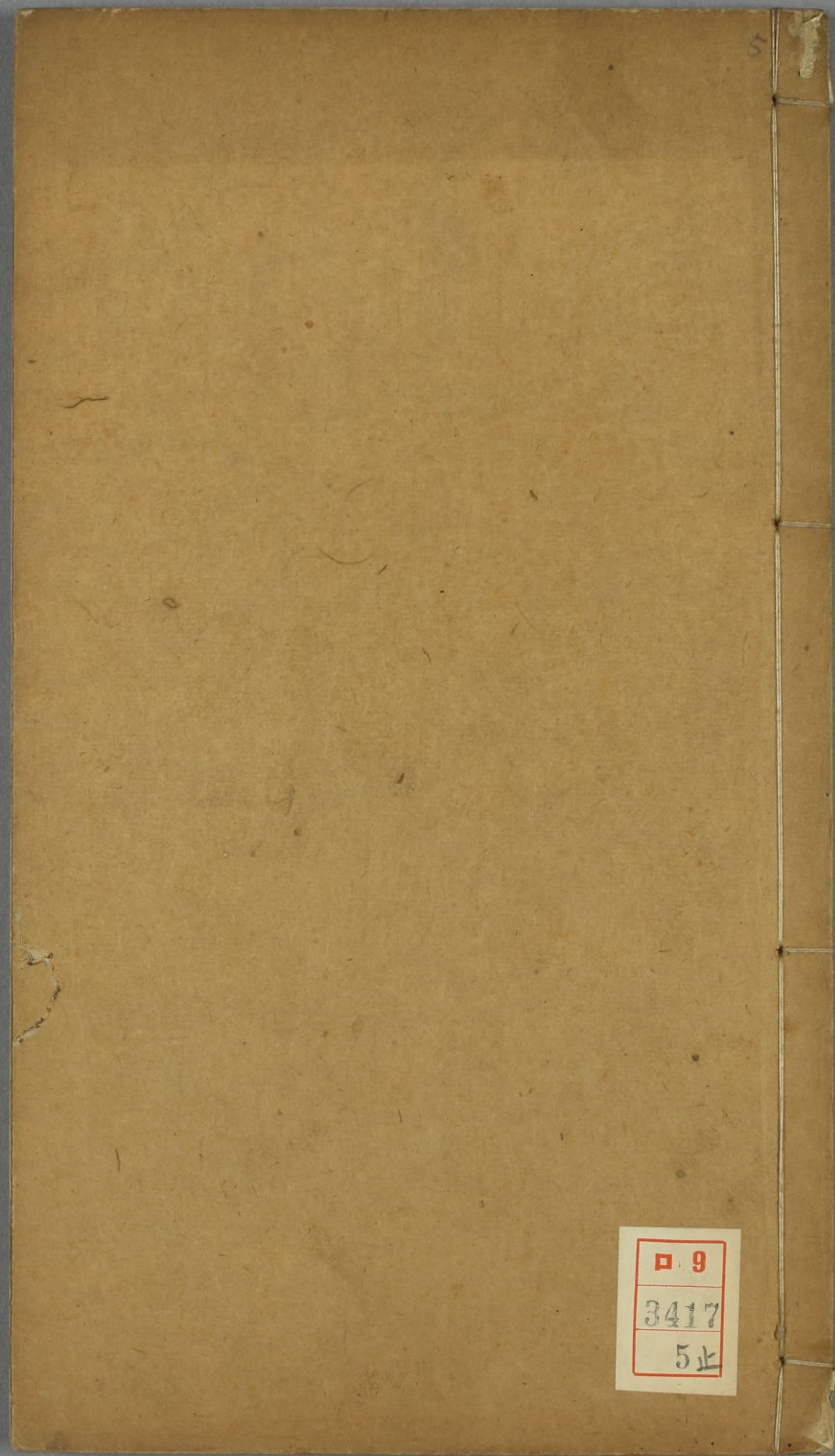




9
3417
5止





閨範卷之四

寧陵 呂坤 叔簡 輯

善行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為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於八母。故亦附焉。為類九。得三十二人。

一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凡二人。

孟子三遷 魯之母師

二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凡五人

楚子發母 王孫氏母 陸績之母 范滂之母

劉安世母

三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凡三人

雋不疑母 嚴延年母 歐陽公母

四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無已不公甚矣今取其可法者二人

張嬭戒驕 魯氏戒食

五庶母以貪戒子者也嬭人庶世所希故錄凡四人

齊田稷母 晉陶侃母 吳孟仁母 崔玄暉母

六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婦道焉凡五人

吳賀之母 陳堯咨母 李景讓母 二程之母

呂榮公母

七智母達於利害之故者也凡四人

密康公母 孫叔敖母 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

八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凡五人

芒卯之妻 親子代死 珠崖爭死 程文鉅妻

余楚之妻

九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之子祇以受人之托遂及親母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四
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為人保子。義當如是耳。
錄二人嗟。匹婦之愚。妳嫗之賤。受人之托。猶不忍相
負。

國家重守令。俾之保民。乳母之托也。環郡邑士大夫父老。既
名之曰父母父母矣。讀此傳。忸怩否乎。嗚呼奈何。

魏節乳母 魯孝義保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夫
家也。每割恩焉。然親受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今
取其篤情重義者。凡七人。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虞帝之妹 穆姬救晉 魯義姑姊 聶政之妹

季宗之妹 文姬保弟 和敬公主

奴娣之道

奴娣。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屬人骨肉之間。構釁起爭。
化同為異。兄弟之斧斤也。古今賢妯娌不多有。今錄三
人。

章嫂讓兒 少娣化嫂 王木叔妻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
不相得。則女過為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

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也。獨奈何恃目前成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為兒女子說也。錄三人。

歐陽賢嫂 陳氏堂前 鄒娛引過

嫡妾之道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堯如舜。既歷試諸艱矣。猶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况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今錄嫡妾之交賢者二人。賢嫡二人。賢妾二人。

晉趙衰妻 衛宗二順 宋鮑女宗 楚莊樊姬

蜀主之女 孫氏全孤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道義。則溝壑餓殍。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今錄二人。

周主忠婢 翟青代死

母道

孟母三遷

孟母仇音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為賈音人衡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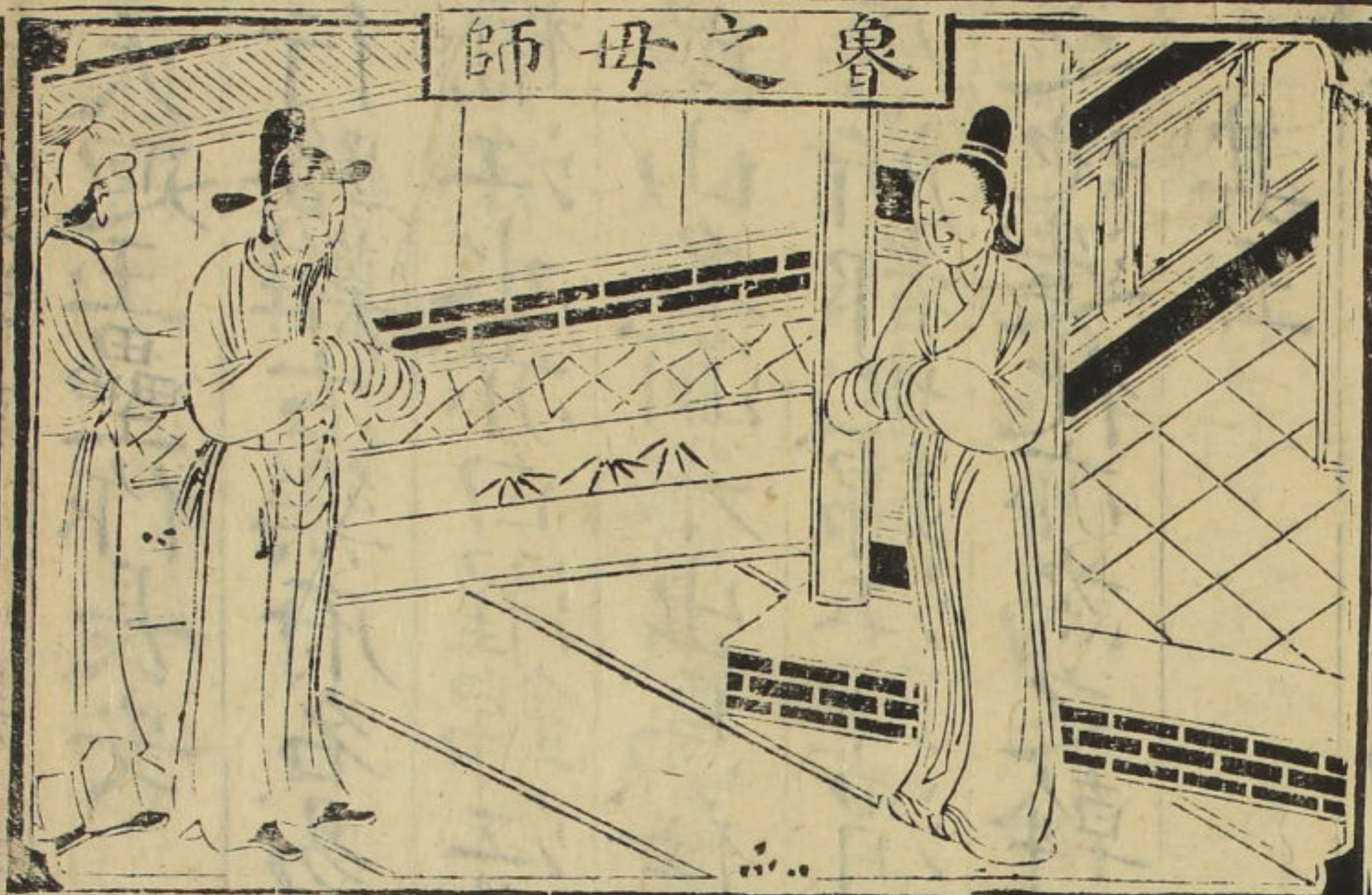
名。問則知廣，奈何廢之？孟子惧，旦夕勤學。既娶，入私室，其嬖音袒露。孟子不悅，婦辭，母請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妾竊情在室，而夫子勃然不悅，是客妻也。婦人之義，不客宿。請歸父母。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誡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孟子處齊有憂色。母問之，對曰：道不行於齊，欲去而母老，是以憂也。母曰：嬖人之禮，精五飯音，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有閨內之脩，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婦人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今子成人

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何以憂焉？

呂氏曰：教子若孟母。古今稱賢焉。世俗婦人姑息以養子之惡，掩護以祐父之教，長也不才，乃深自忿恨，付之無可奈何，不亦晚乎？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母也。臘日休作，召諸子謂曰：婦人之象，非有大故不出門，但吾父母家幼稚，歲事不理，吾往理之。諸子皆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諸子許我歸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慎守家，吾夕而反。及其反也，天陰，先期至，止于問里門外。俟夕，乃入。魯大夫問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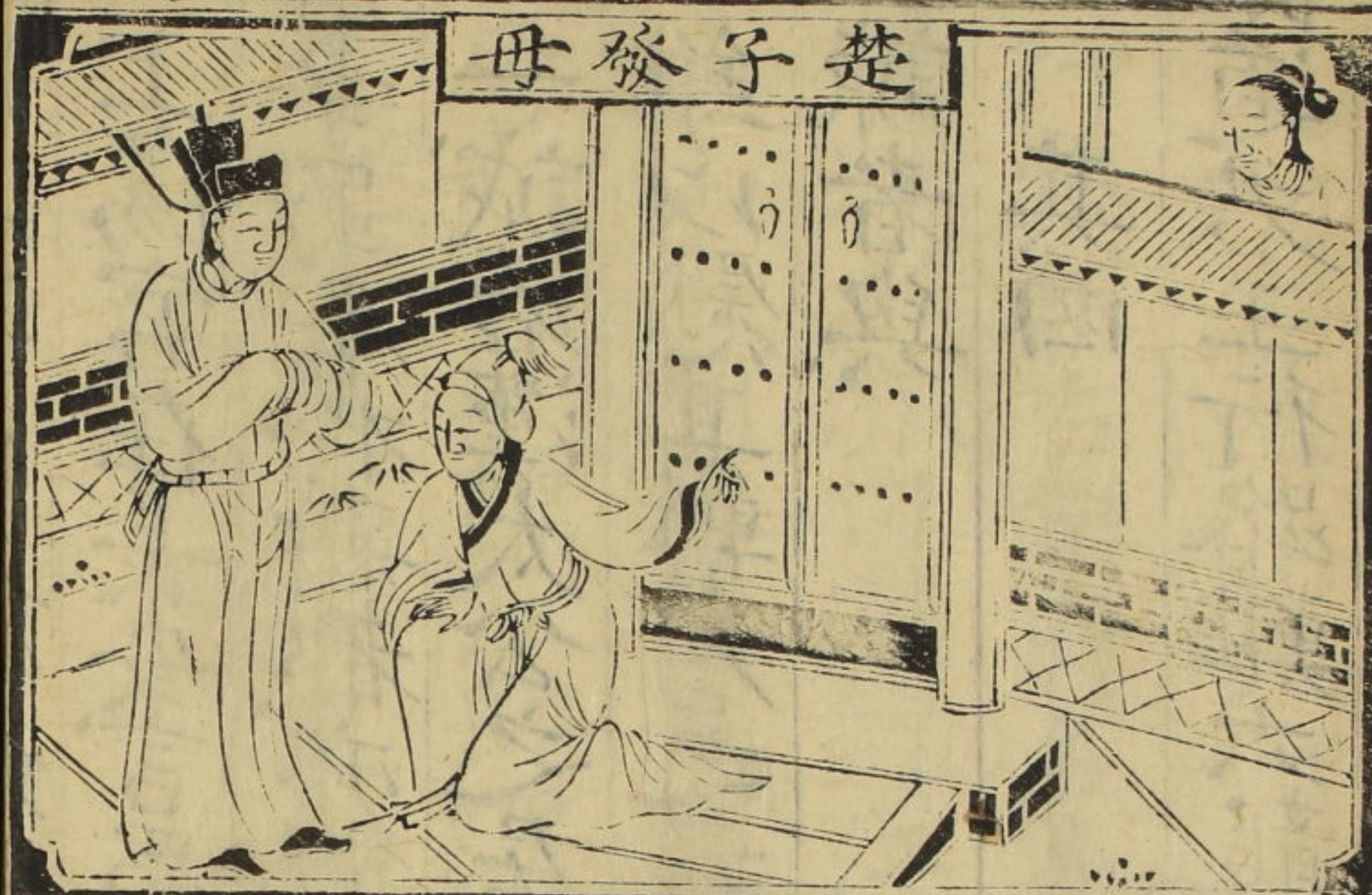


曰：妾不幸蚤寡，與九子居，臘事禮畢，間送少子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逸樂醉飽，情所有也。妾反過旦，不欲遽入，故止問外。大夫言於穆公，賜號母師。

呂氏曰：謹而信，母師之謂乎。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使問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對曰：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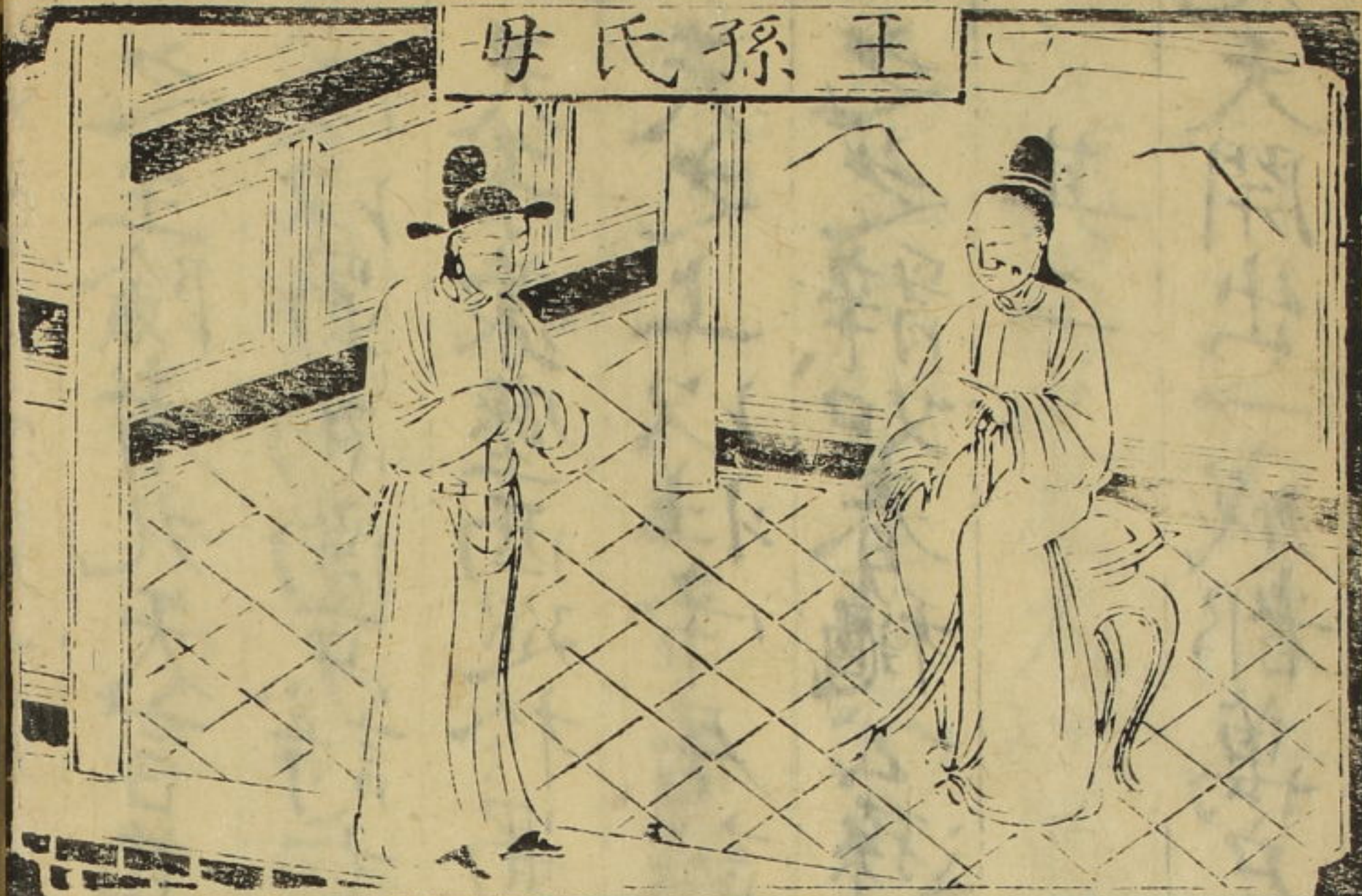
無恙乎。對曰：朝夕芻豢。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句踐伐吳，客有獻醇酒一甌，王使人注江上流，使士卒下流飲之，味不加水，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糧，乾者王又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啗，音一也而士卒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分菽粒，而子獨芻豢，雖幸而勝，非其術矣。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叩首。

謝笑後納之。

呂氏曰：子發之母善教子發哉。今之為子發者，滔也。不獨士分菽粒，又泛而剝削之矣。不獨已食芻豢，又充溢於囊橐，狼戾於苞苴矣。噫，豈獨將，何足責哉！讀此可媿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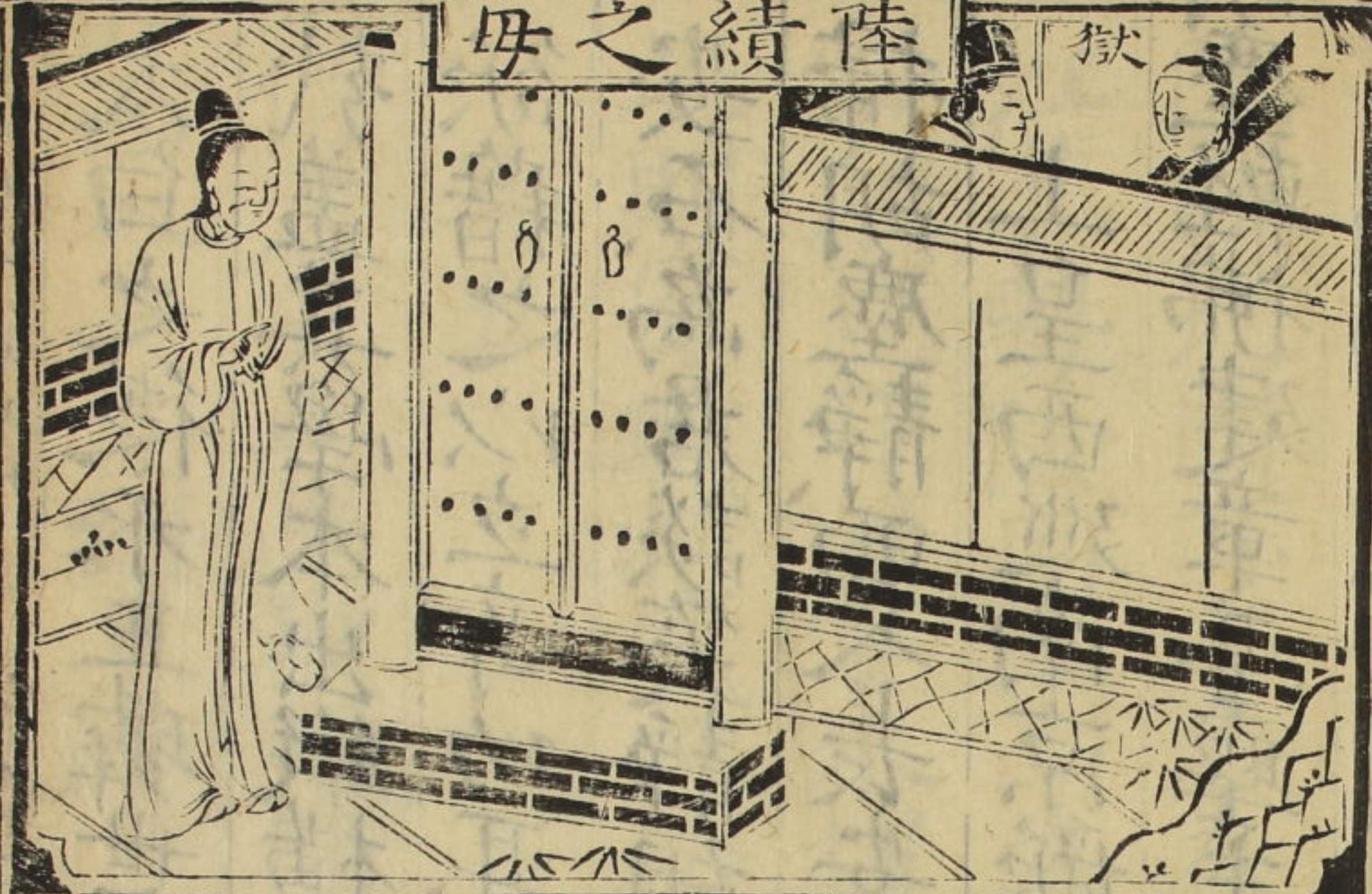
王孫氏母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鬧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右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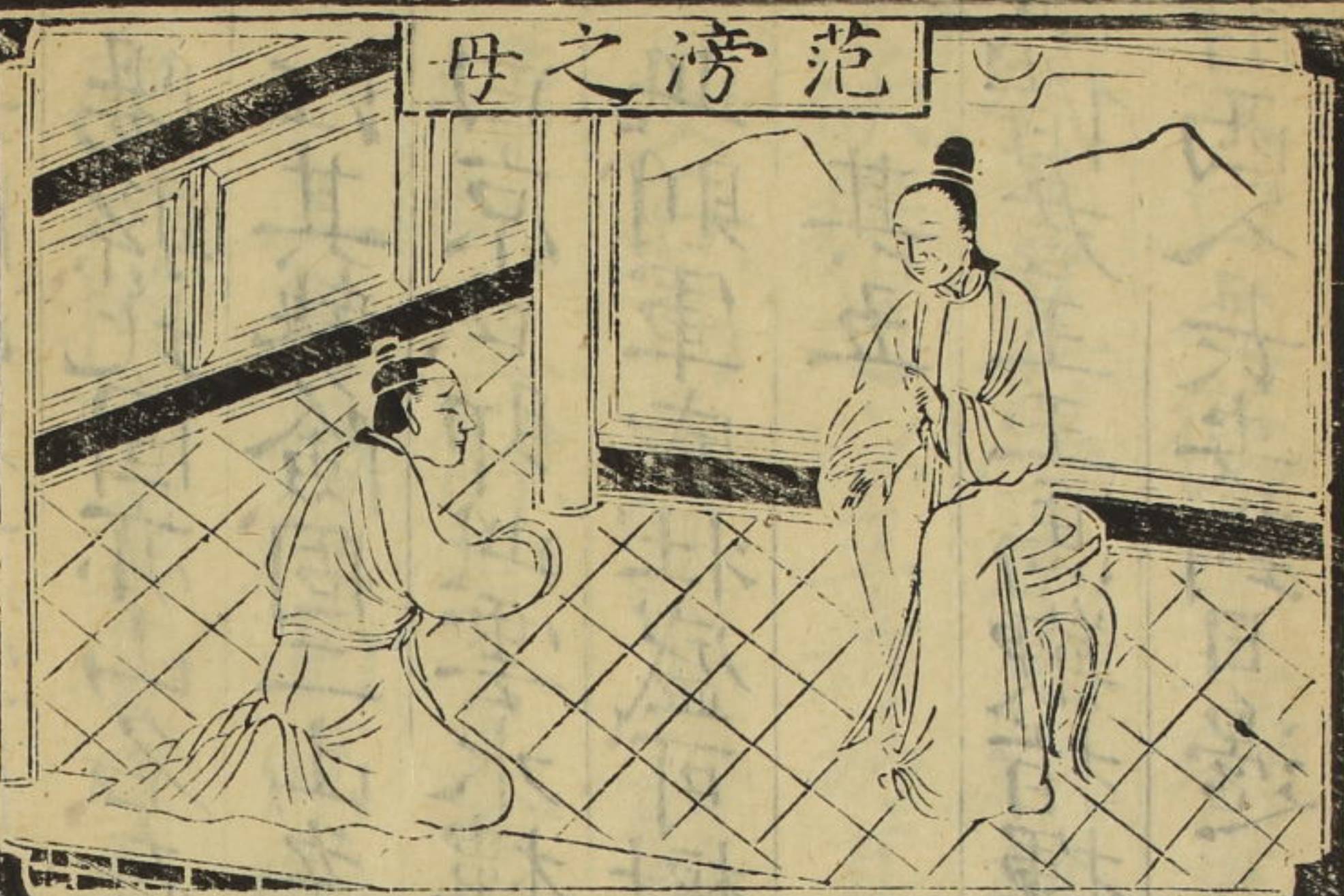
市人從者四百人刺淖齒而殺之
君子謂王孫母柔而能教詩云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
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悲而固
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
而死哉王孫母以求君望其子
寧失倚門之望焉賢哉母也善
用愛矣

陸績之母



陸績母治家齊法績為太守尹興
門下掾音燕吏也時楚王英謀反事連
績請洛陽詔獄績母自吳達洛陽
無緣見績但作食饋之績對食悲
泣不自勝音升使者問故績曰母來
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績曰此
食母所餉音向送也也吾母切肉未嘗
不方音短切也蔥以寸為度是以知
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

范滂之母



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慈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吾取為婦女法。

范滂之母

范滂音旁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只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

死。何恨。既得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成。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母

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除諫官。未受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胆。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奉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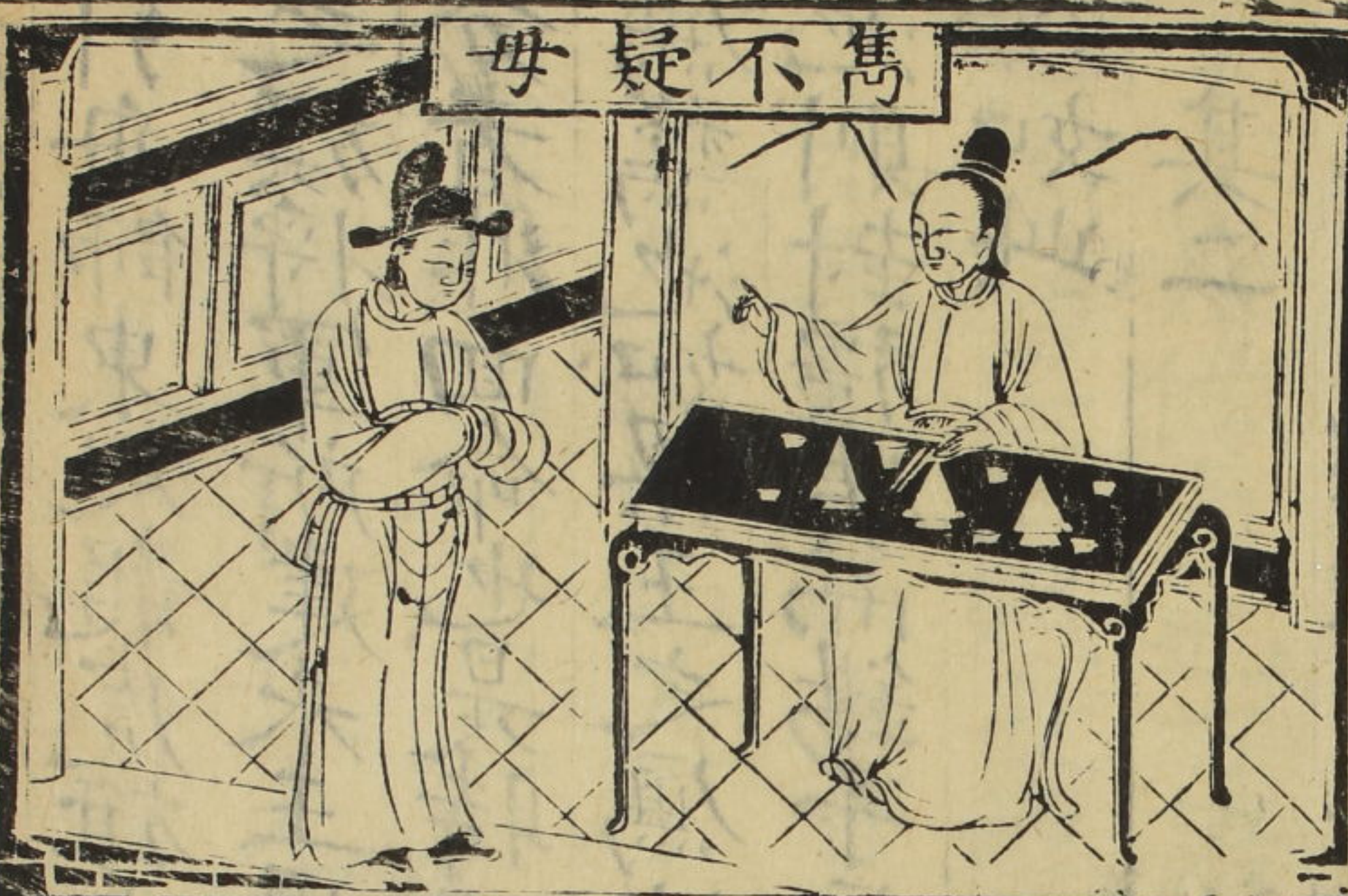
劉安世母

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呂氏曰。愛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雋不疑母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不殘。君子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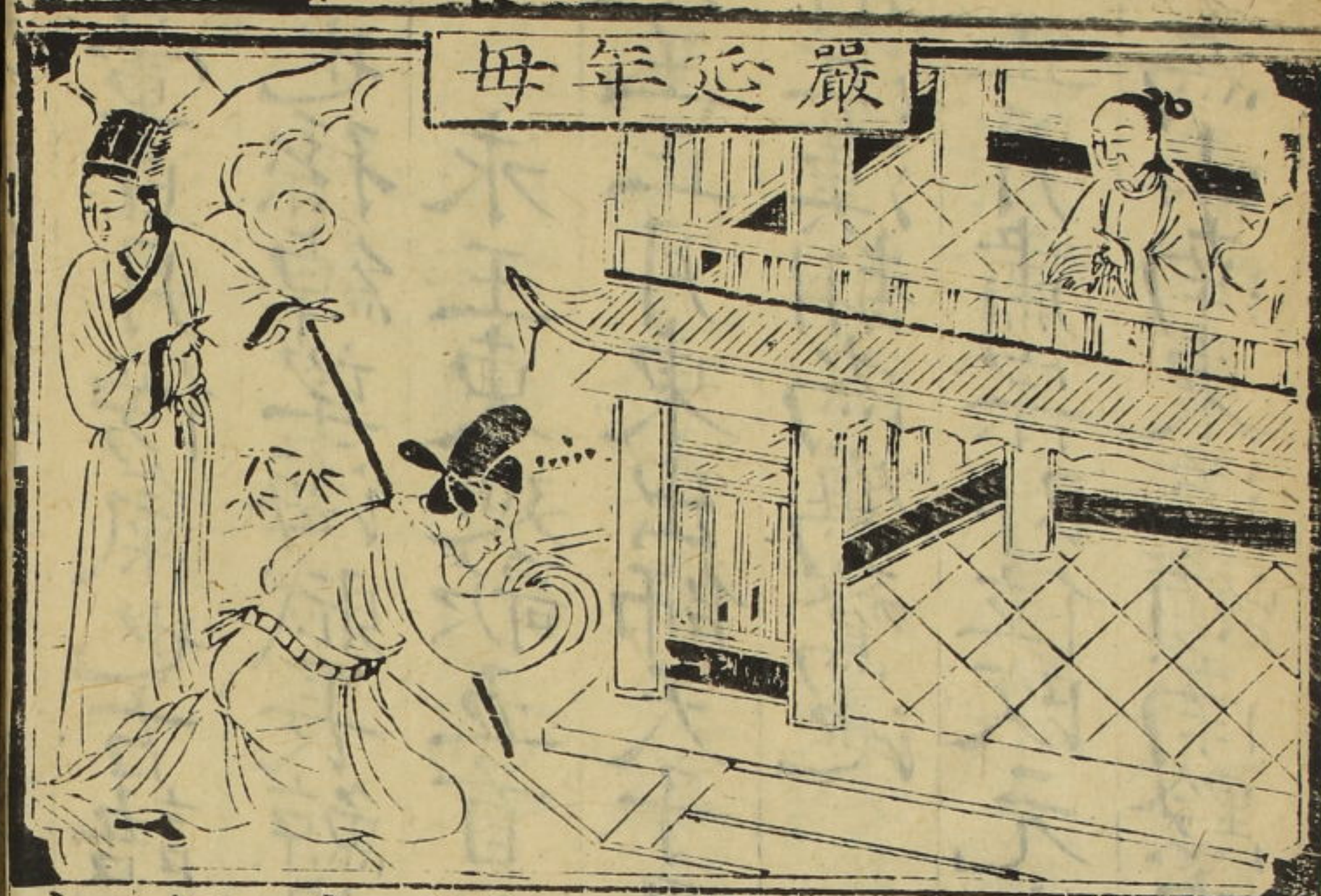


雋不疑母

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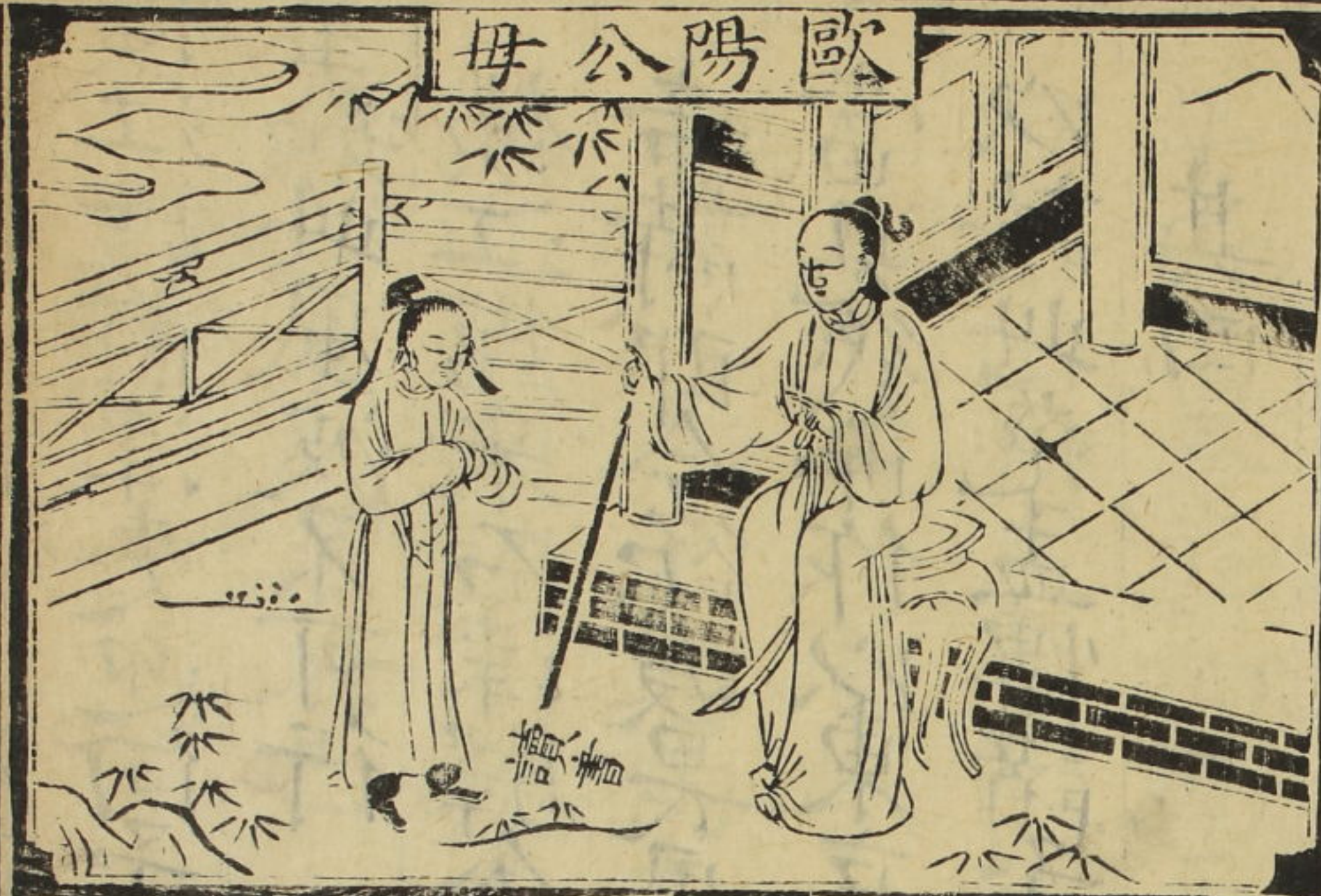
嚴延年母

嚴延年母生五男。皆有吏材。至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音頤。老婦。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



母年延嚴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為府丞所訐。下獄。



母公陽歐

史案驗。遂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呂氏曰。天道好生。雋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姬。可為民父母之訓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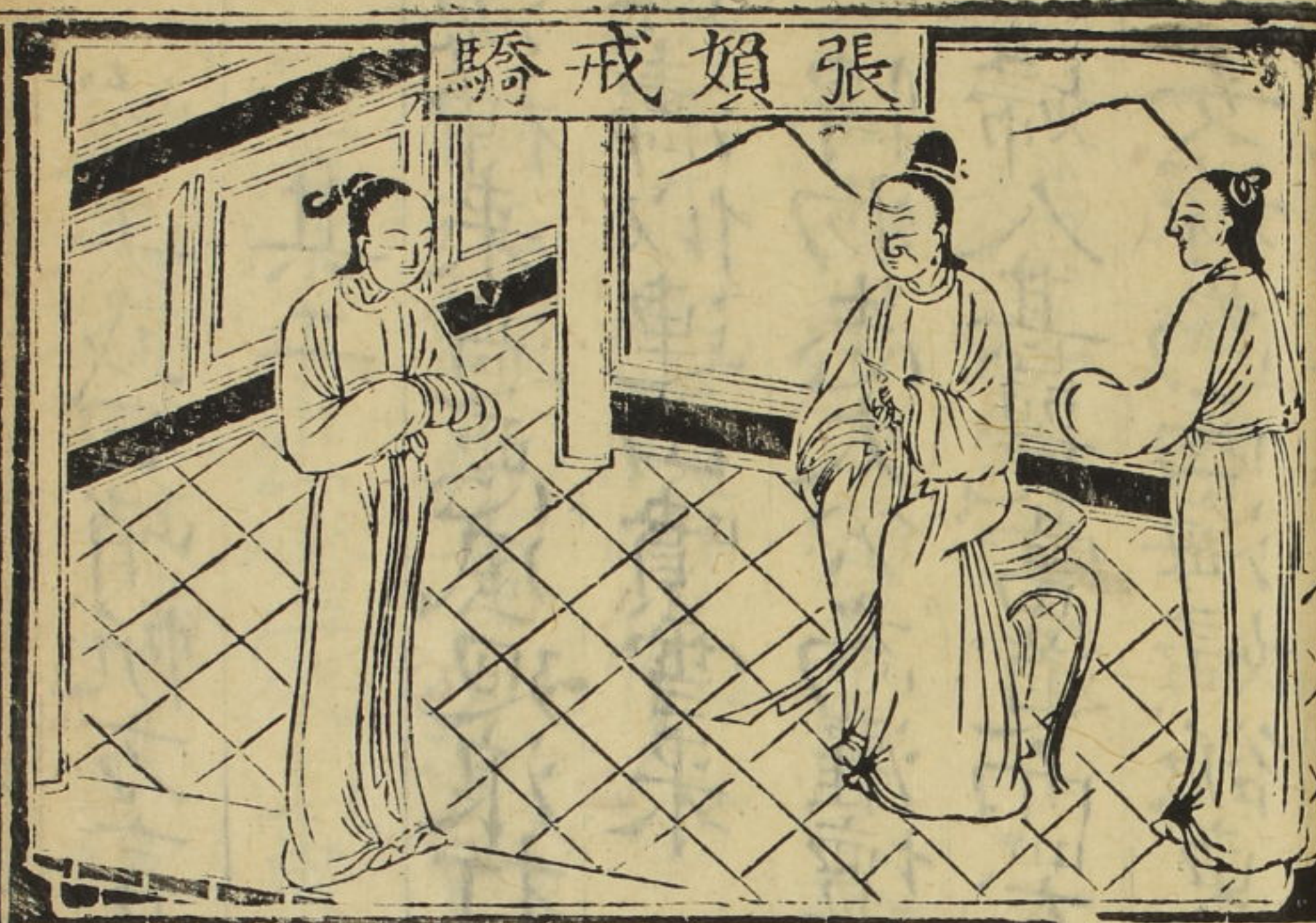
歐陽公母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

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呂氏曰。求生兩字。此天理之言也。而余病其未盡。蓋死者何。犯無辜之冤。生者緩當償之罪。而又主於求生。則死者何。苦。余嘗補其說曰。求其生而不得。乃死之。則生者與我皆無恨。求其死而不得。乃生之。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庶幾仁義之獄乎。余提刑三晉時。每讀獄詞。為生者一想。又為死者一想。故不致有含冤之民。亦不令有獨苦之鬼。昔人云。廷尉天下之平。因歐陽公之言。而併及之。

張嬭戒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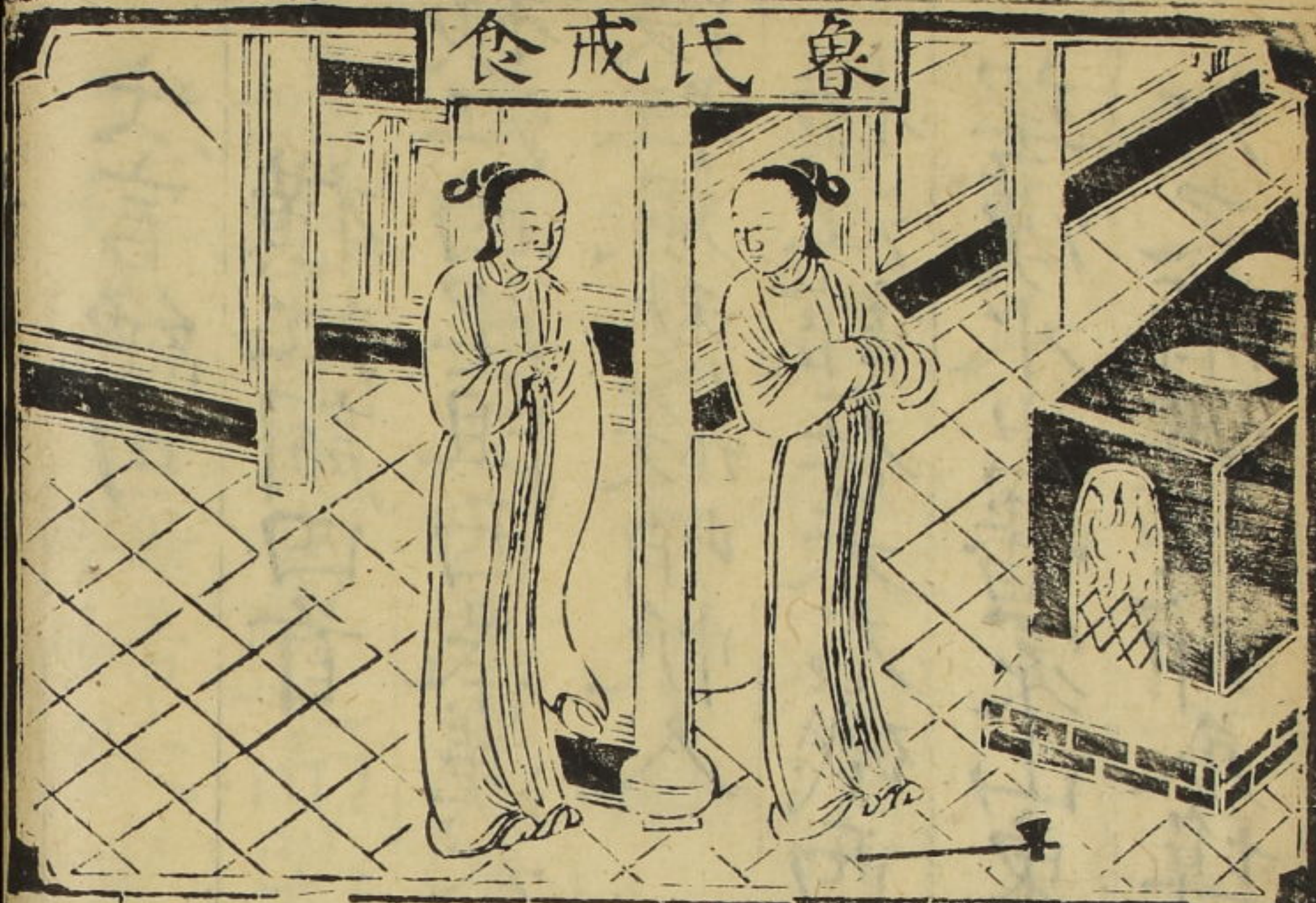
張嬭嫁孫女與陳平。誠之曰。無以貧家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姑如母。

呂氏曰。張嬭誠女。皆世俗所諱言者也。富女陵貧夫。而况兄伯嫂姑乎。新嬭能守此言。雖百世同居可矣。

魯氏戒食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

魯氏戒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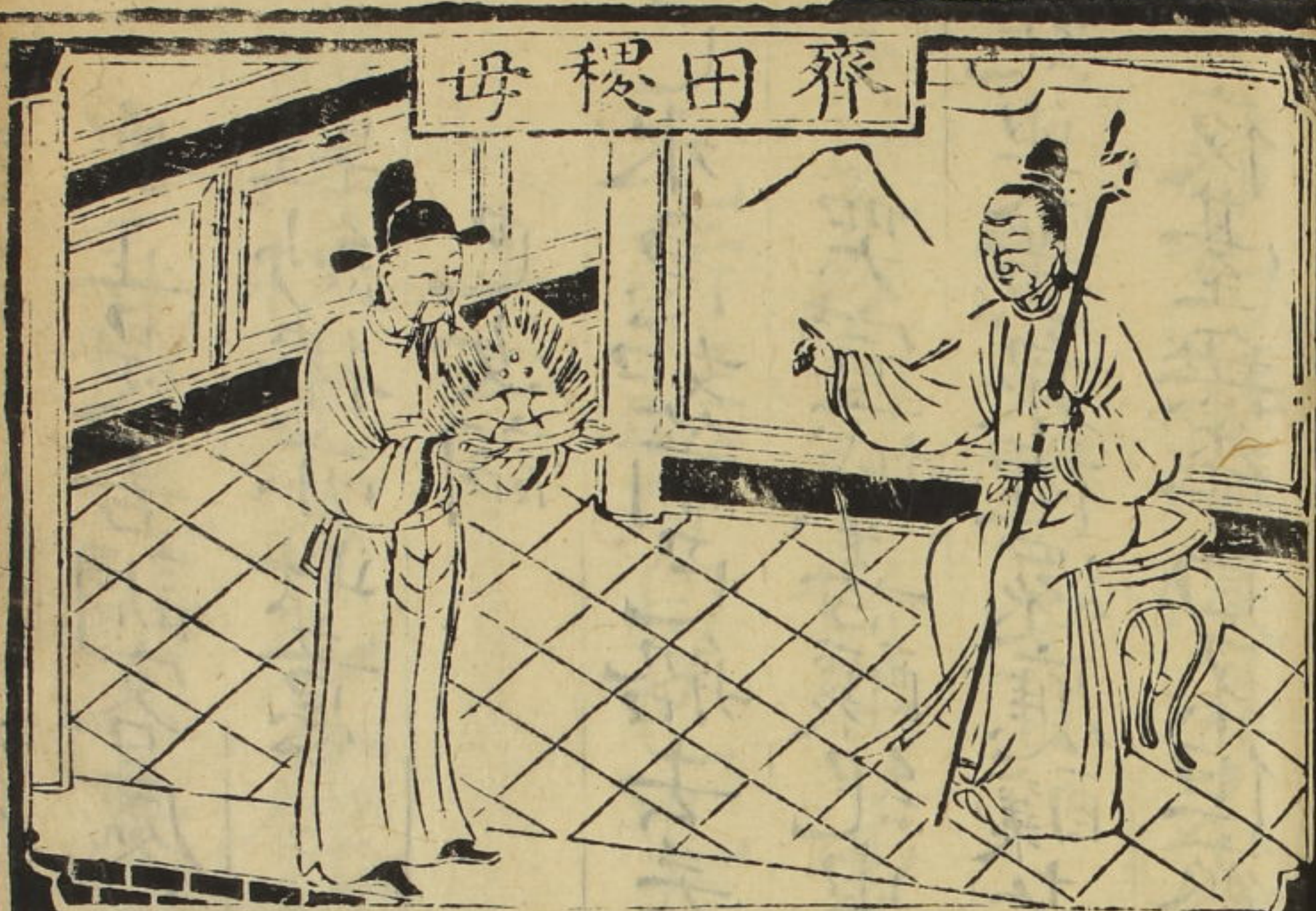
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榮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嫡人之於女也。在家恣其言動。以嬉狎為懽。既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遂。見姑便以鍋

釜。惟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否。

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齊田稷母



田稷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兩二千

以遺其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祿未

嘗若是之多也。安所得此。對曰。受

之於下。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已。

不為苟得。竭情盡實。不為詐行。非

義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利。不入

於家。故言行若一。而情貌相副。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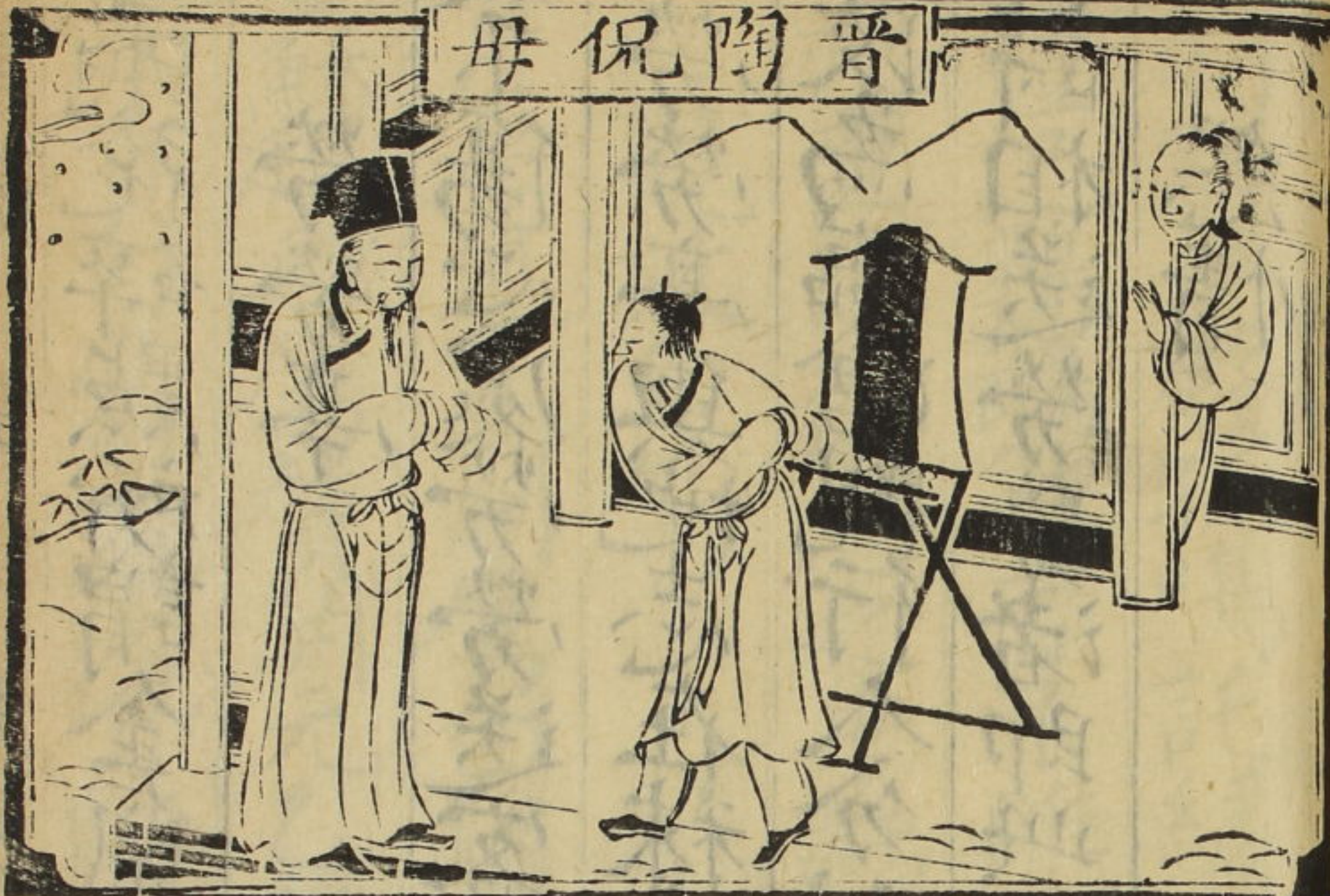
君設官以符子厚祿以奉子而子若是去忠遠矣不秉之財非吾財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子起田稷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而舍稷子之罪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殮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况受金乎

呂氏曰婦人性多貪鄙見財之入也輒喜每不問所從來若田母者不念廉乎煩人廉夫子雖貪無所入矣

晉陶侃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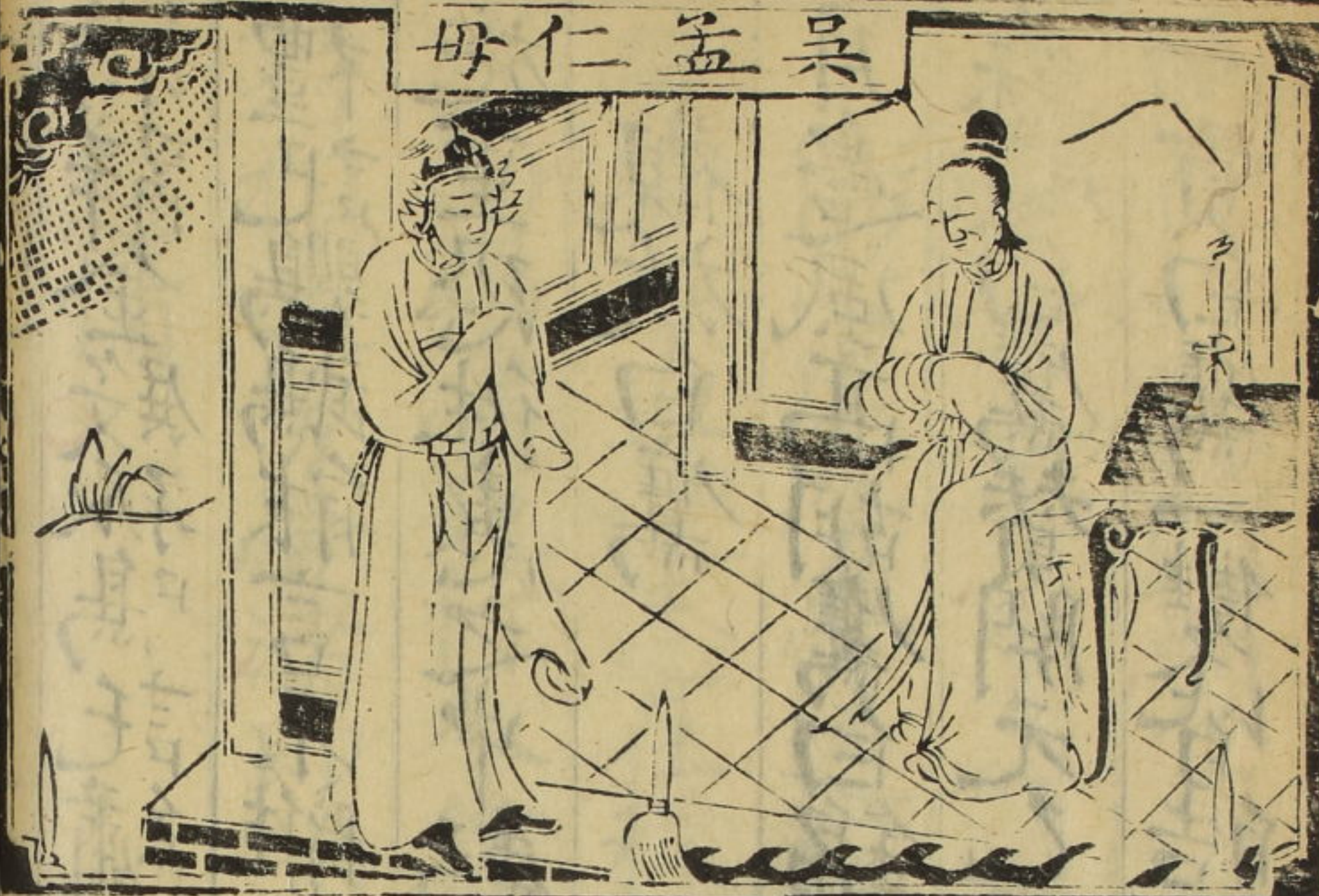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已者賓至輒款笑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餼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缶鮓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余讀詩見鷄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陶母愛子剉荐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



晉陶侃母

吳孟仁母



號稱契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不即吾欲為之流涕。

吳孟仁母

吳孟仁。茂南陽李肅學。母送之。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與氣類相接也。仁後為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母曰。士但當自

勉。貧何足泣也。據知之。除為鹽池司馬。仁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宜浚戒之。

呂氏曰。世豈有母。而子貧者乎。至於貧何足泣四字。此英雄豪傑士。所不能道者。三遷之後。又得一孟母。豈不賢哉。

崔玄暉母

唐崔玄暉。母盧氏。嘗戒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馭云。兒子。芝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貴貨充足。衣馬肥輕。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為喜。若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為吏。不能忠



清無以戴天覆地宜識吾意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

呂氏曰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切者吾取之以為仕訓

吳賀之母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一日賀言人長短母聞之怒答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答之若是母曰愛其女者當

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養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悲懼自是謹默



呂氏曰亡身之禍言居其九正使兼所當言殺身何恤而乎居談短論長直訐醜詆自求切齒腐心之恨禍將焉逃吳母教子可謂知所重矣滂母有遺恨哉陳堯咨母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為荊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嘆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袋墜地

呂氏曰嚴明哉陳母知善射非太守之職可不謂明乎子為達

宦而猶以杖擊之可不謂嚴乎

迂者以逆子之義責母謬矣子

正母從母正子逆

李景讓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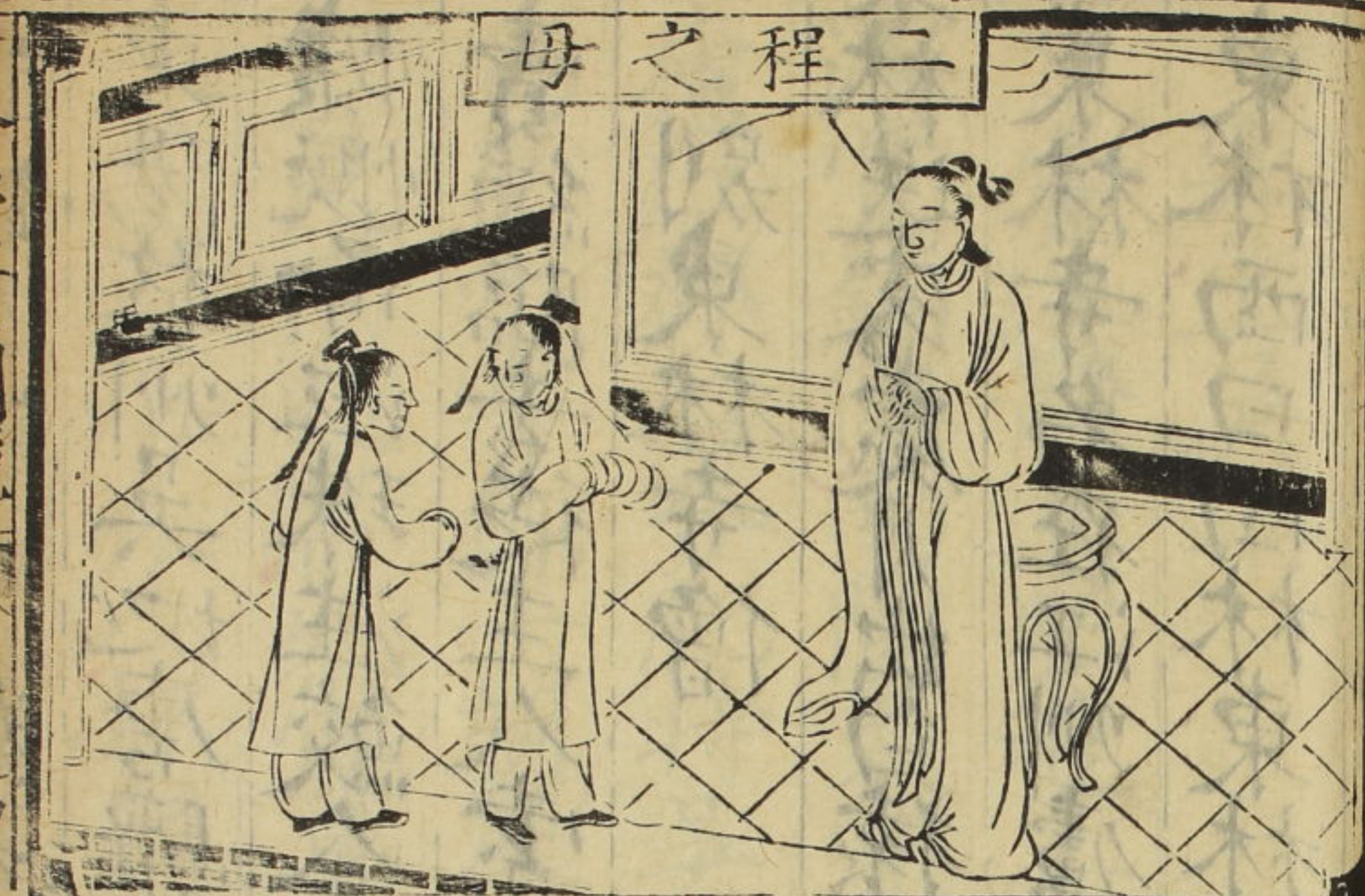
李景讓母鄭氏治家最嚴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殺之軍中謀反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何面目見汝先人乎命左右去其衣將撻之將佐皆為之請

不許固請乃釋之一軍遂定方景讓幼孤時母自教訓一日宅後古墻因雨漬音自浸也得錢盈甌音同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惟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廢遷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

呂氏曰鄭氏以教子之功定不測之災財非不義且棄而不取焉丈夫行有加於是乎宜三子皆為名士也

二程之母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答音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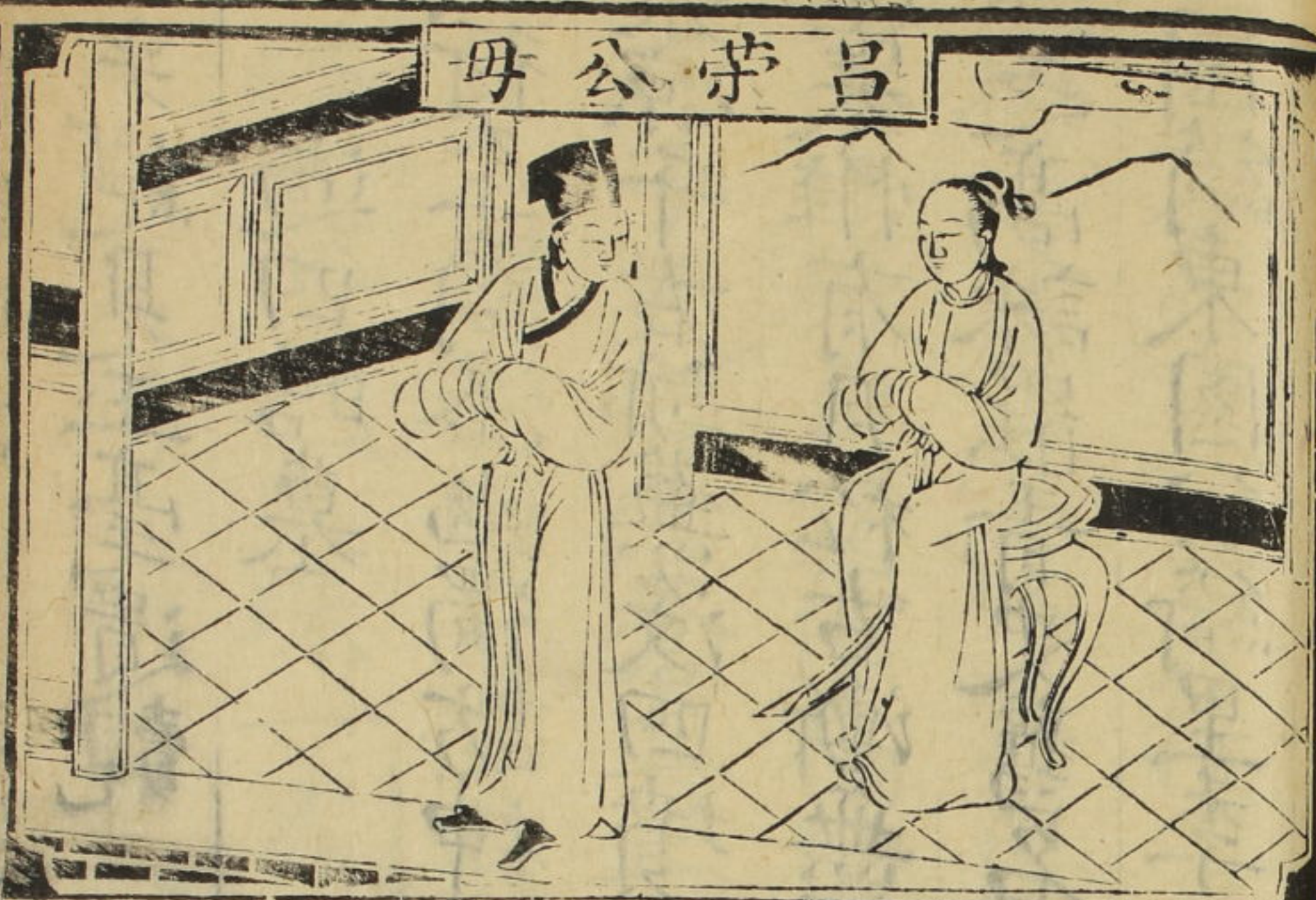
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音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一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音仆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

古今賢文 卷之四
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必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

呂氏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己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戚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答朴。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為大儒。有自哉。

呂榮公母

宋呂榮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循蹈規矩。甫十歲。初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



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一言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慎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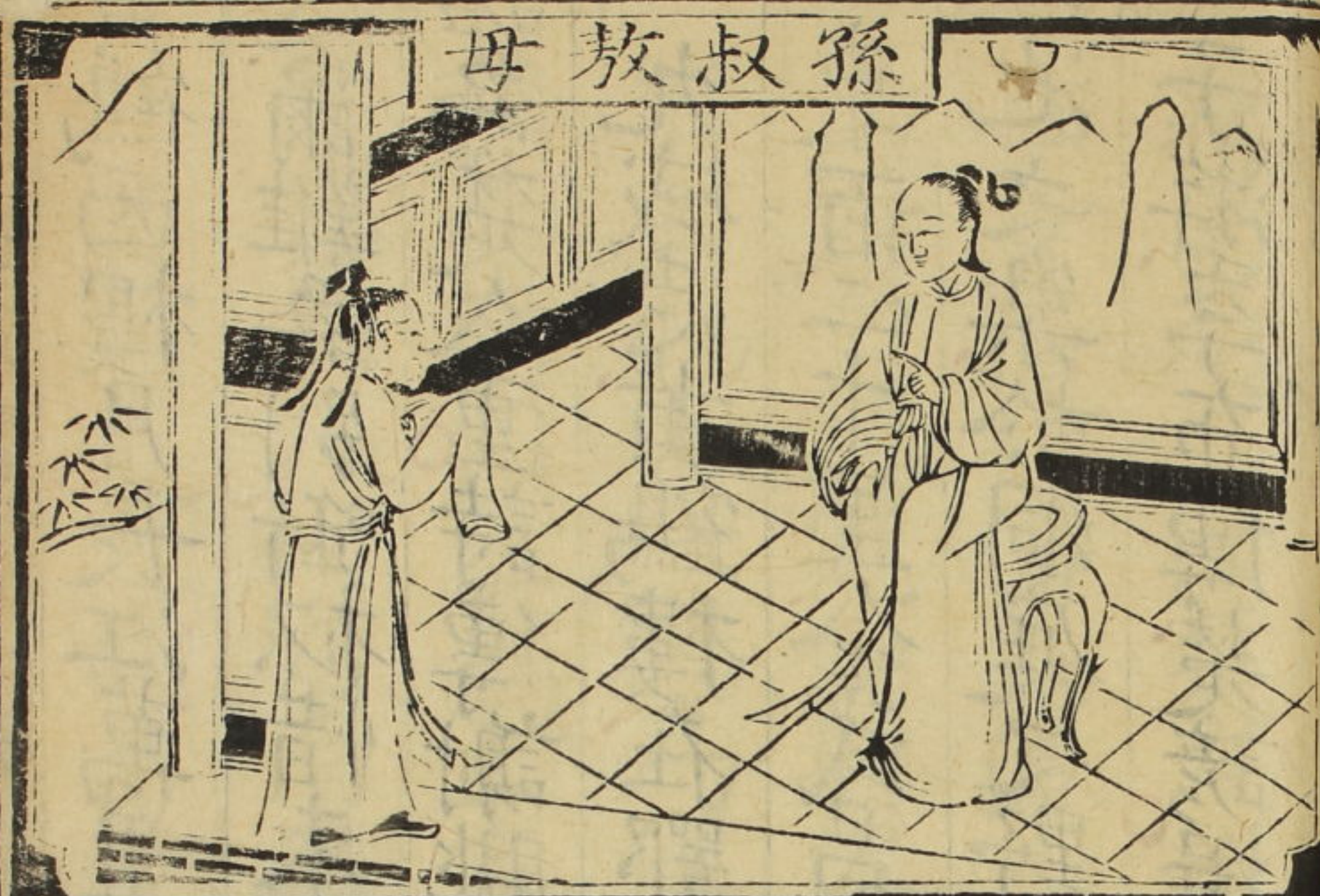


密康公母

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答朴日加。徒令傷息。無救於晚。視中國夫人。可以悟矣。

密康公母

周共王遊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康公。其母魏氏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王曰。不取群。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物之美者也。爾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小醜乎。康公下獻。王滅密。君子謂密母識微。



孫叔敖母

呂氏曰。魏氏可謂明知子惡。而沒於慮患矣。然不能強不從之子。而載胥及溺。無乃懦乎。為母者。告於王而獻之。則康公不敢不從。而滅國之禍。庶幾免乎。夫死從子。從義也。魏氏不以義從矣。

孫叔敖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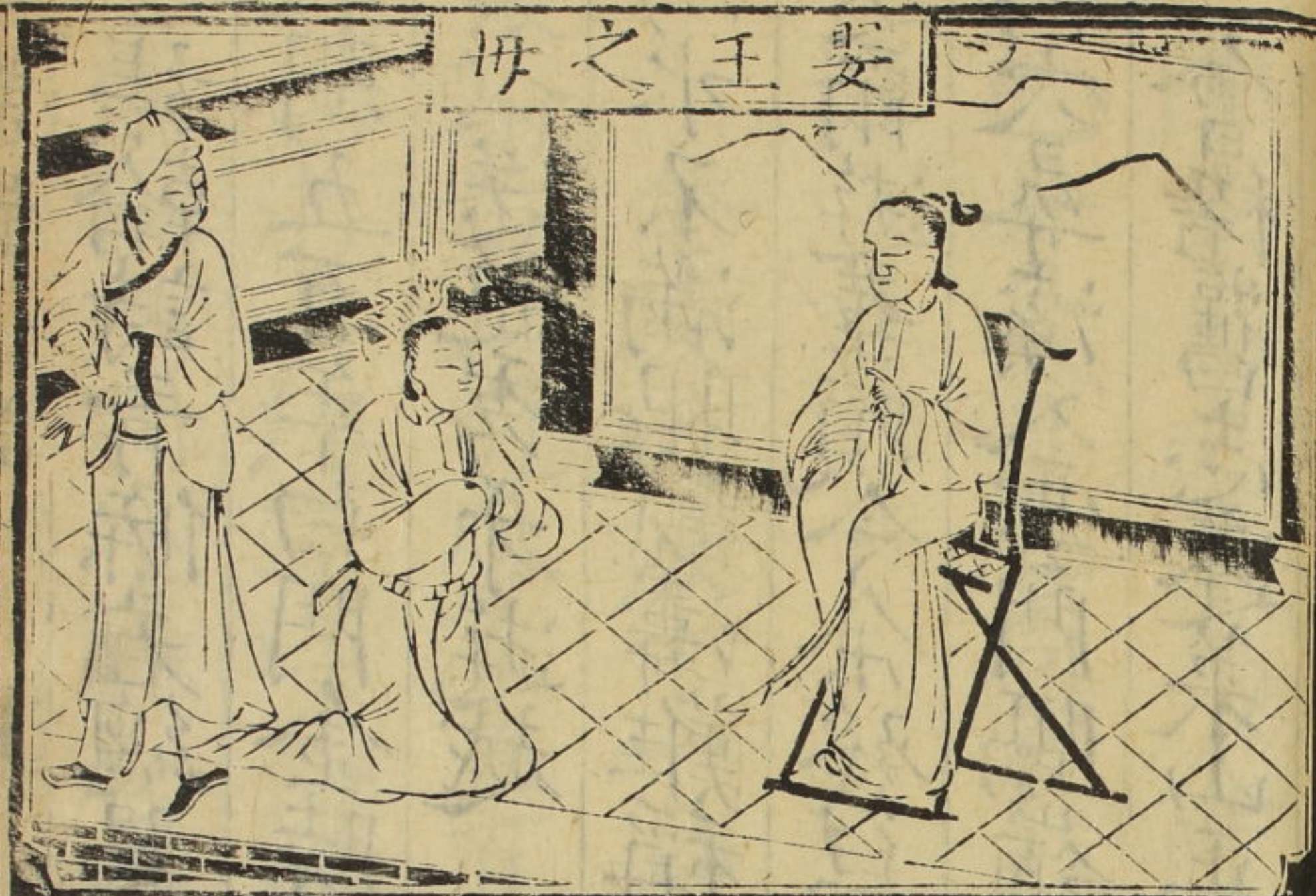
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

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灰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弭音米止也。衆妖仁除。百禍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為令尹。君子謂叔敖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敖母奚取於埋蛇之兒乎。蓋殺害人者。以全人。陰德莫大焉。世有容保凶頑。殃賊良弱。不肯除害去惡。而自附於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歟。

嬰母知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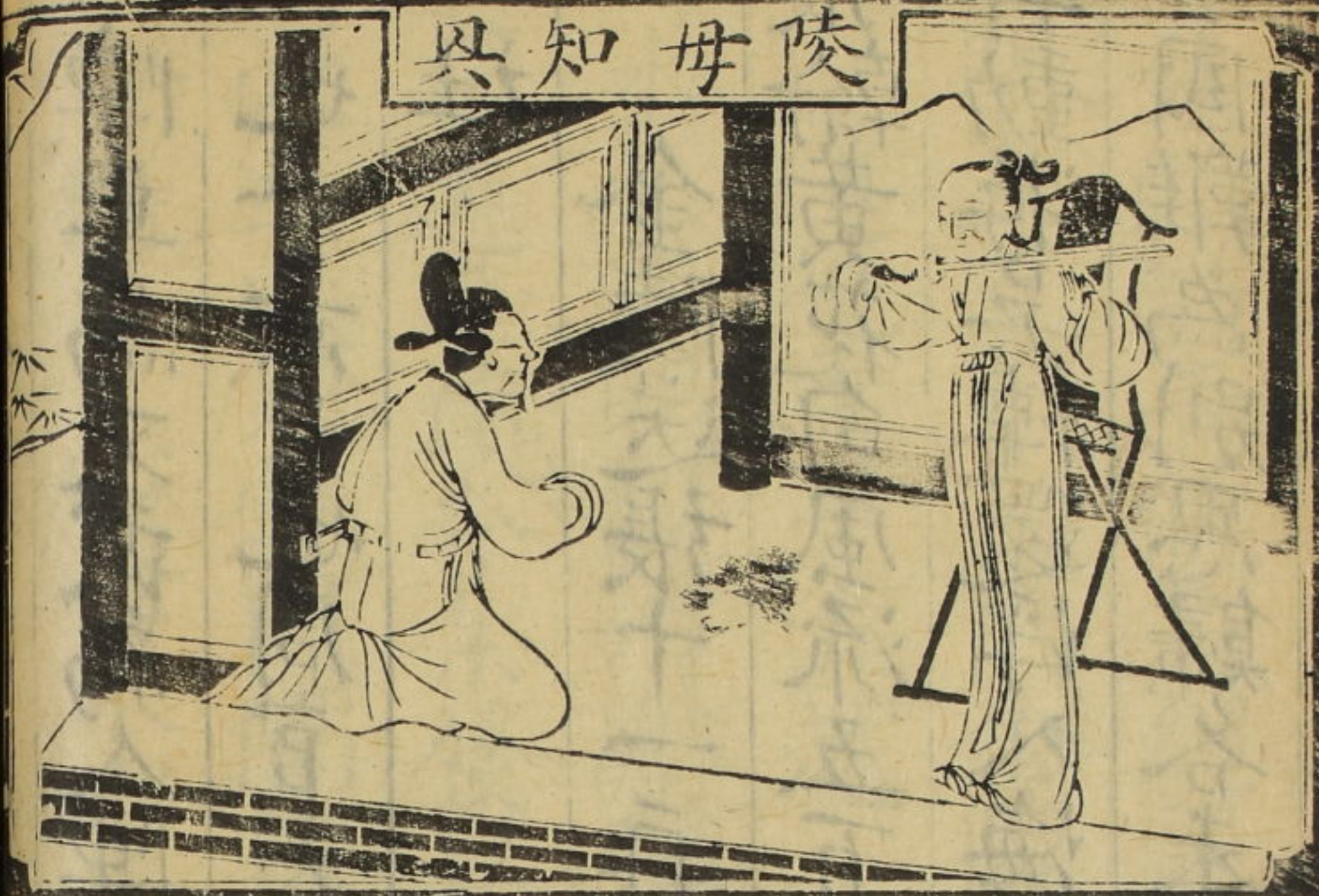
陳嬰為東陽令。得民秦二世時。東陽少年相聚數千人。欲立



嬰為王。嬰母曰。我為爾家婦。聞爾先人不堪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附托他人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匿。無為人所指名也。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以為上相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唐邑侯。君子曰。嬰母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

呂氏曰。人情多喜進而不量力。見目前而不顧後。乃事敗乃悔。

陵母知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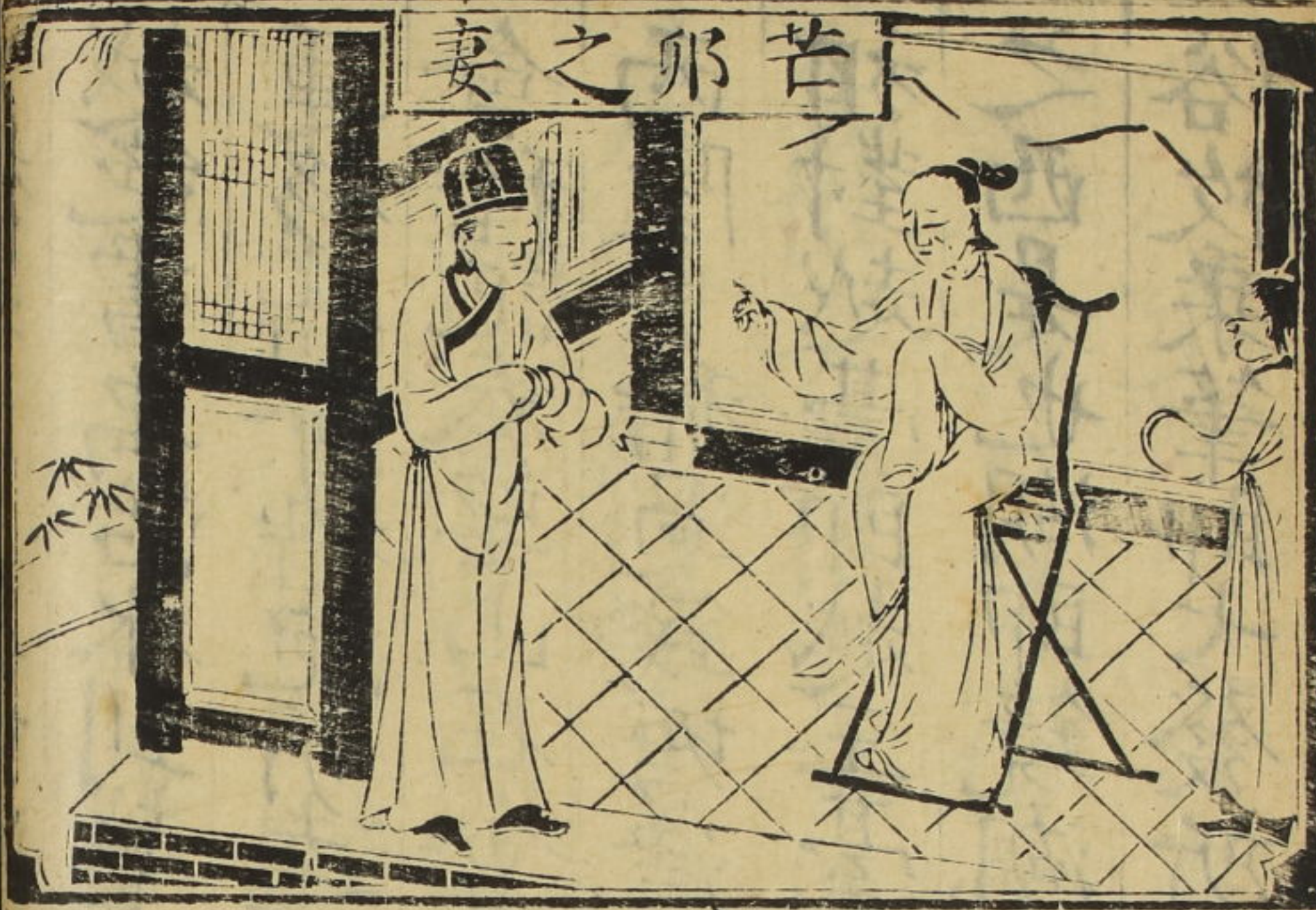
觀於嬰母。而進取者。可熟思矣。若任大責重。見義臨難。而觀望以圖苟免。非其也。幸無以嬰母為藉口也。

陵母知興

漢王陵始為縣豪。高祖微賤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眾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母。漢在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

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項羽怒烹之。陵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以成其子。呂氏曰。陵母知興之智。殺身之勇。皆七君子所難。獨怪夫陵也。一日聞母在楚軍。當食。一日不下咽。寢一夕不帖席。即暫歸楚。以全母可也。後逃楚。以歸漢可也。吾母得生。即終身匹夫可也。何忍母之見拘。而甘心以赴功名之會乎。雖然。陵必未及知也。陵母之死。蓋知陵必為已歸楚。而先伏劍以安其心耳。

芒卯之妻



芒卯八子。前妻之子五。繼娶孟陽氏生三子。前子不孝。繼母乃命其子衣服飲食起居進退。不得與前子齊。前妻之子狃不孝。一日前子有犯魏王令者當死。繼母憂戚悲哀。百計救之。人謂繼母前子負汝深矣。汝何救焉。繼母曰。阿父為其孤也。使妾為繼。母如母。不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薄前子。可謂義乎。魏王聞其賢。乃赦此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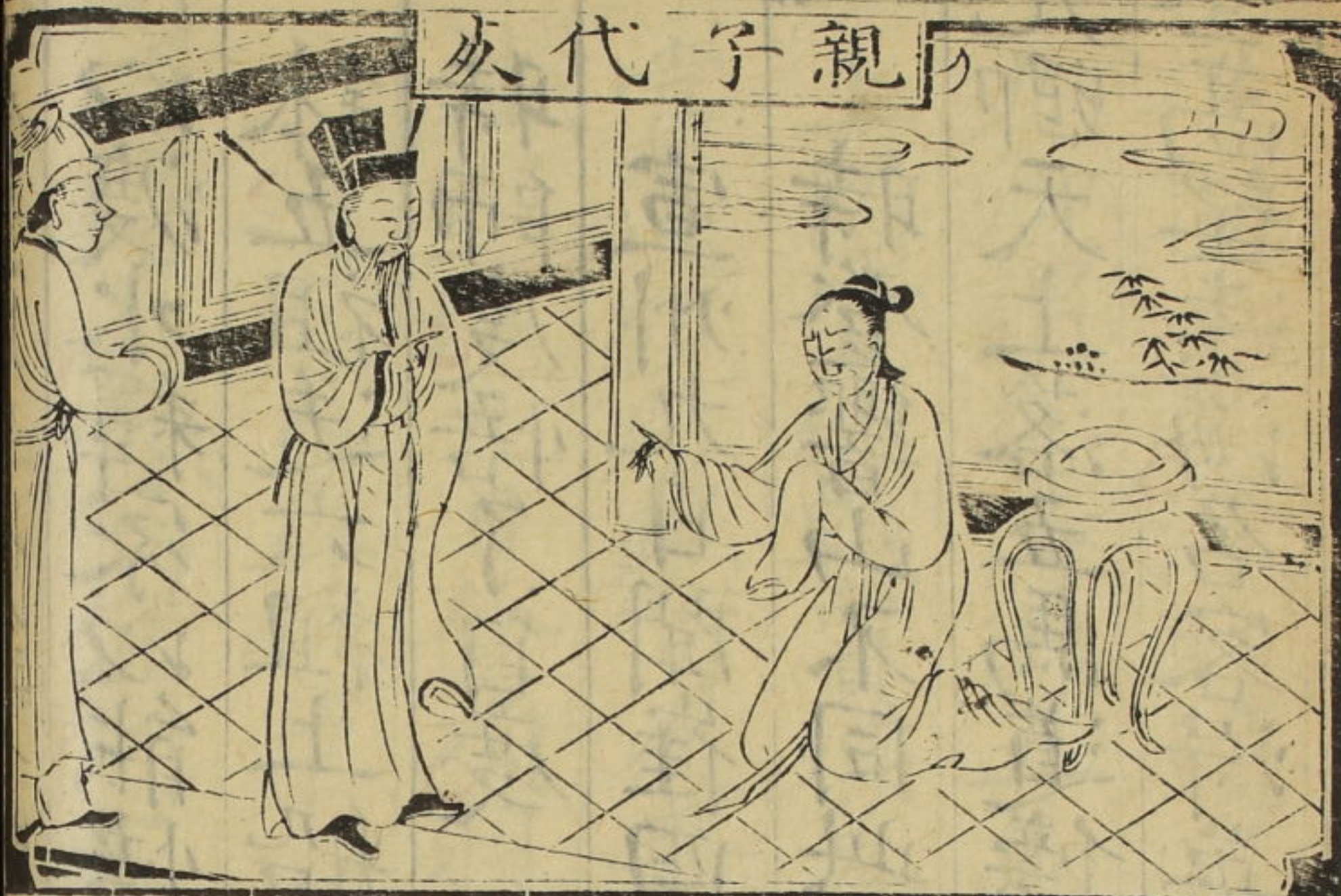
而後其家自後五子。遂為孝子。君子謂繼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宜一兮。言心之均平也。

呂氏曰。孟陽氏之於前子也。中心慈愛。不在聲音笑貌間。始終慈愛。不在一時勉強間。可謂賢矣。即五子終不改也。而衆論自公。即衆論不公也。而此心無媿。世之繼母尚念於斯。

親子代死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聞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

親子代灰



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歿音祝屬音祝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歿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

豸母

恭誠未必肯諒其心而恒不樂其有况肯救其死又以已子代之歿乎若義繼者於夫為賢妻於子為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揮泪至於異母兄弟含冤而爭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於薄哉同胞人有餘媿矣

珠崖爭灰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一女名十三歲相携扶視以歸法携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音連奩音連匣音連不知也至海關吏索之得珠曰喜歿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為實然怜之因謂吏曰願且

珠崖爭死



待幸勿劾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音耿哭。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哭。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呂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可化盜賊。初年十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賢。晚世所希。惜也。史逸其姓耳。

程文鉅妻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為。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

程文鉅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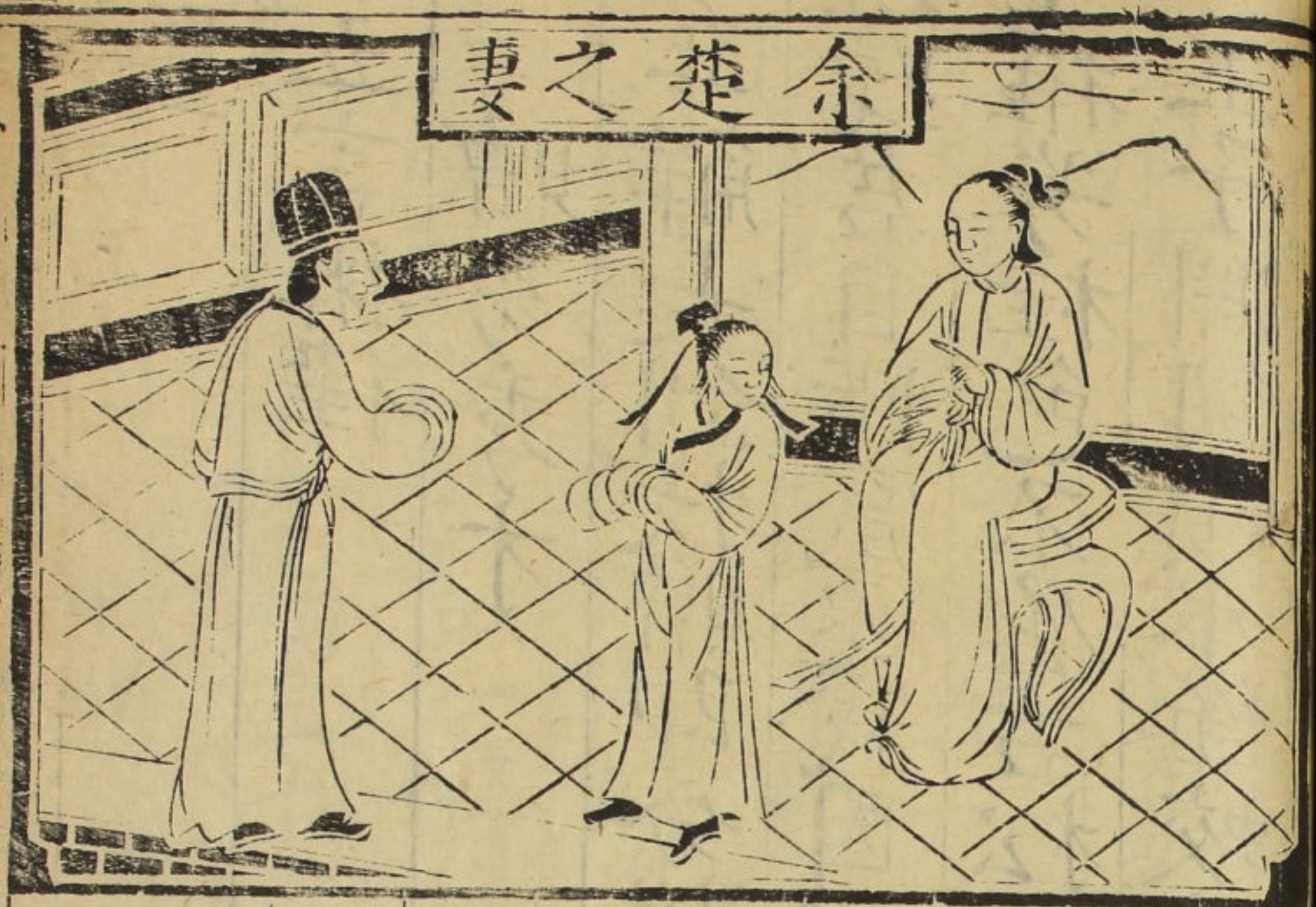


困焉。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與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慙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已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為孝子。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有不回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奸。有王祥。不患守奈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恕前子者。為未公云。

余楚之妻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



余楚之妻

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能均產。崇足矣。况夫產盡讓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即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魏節乳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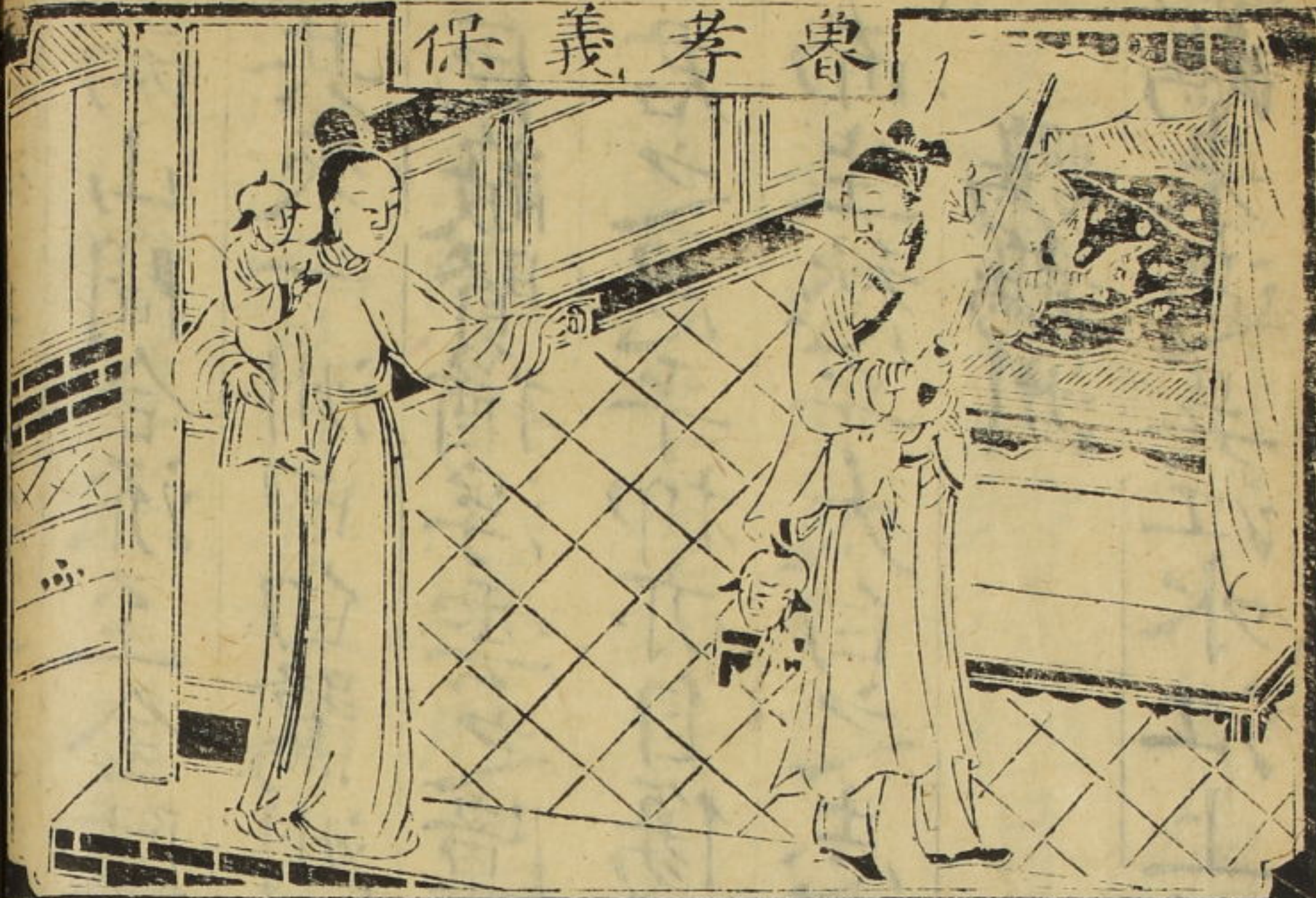
魏節乳母

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為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

亂而求利吾不為且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嘆乳母短於料人也設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故臣有問告以被難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彼乳母者固望故臣協力共謀以免公子也誰知又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智以成其忠誠而不明保身以濟事難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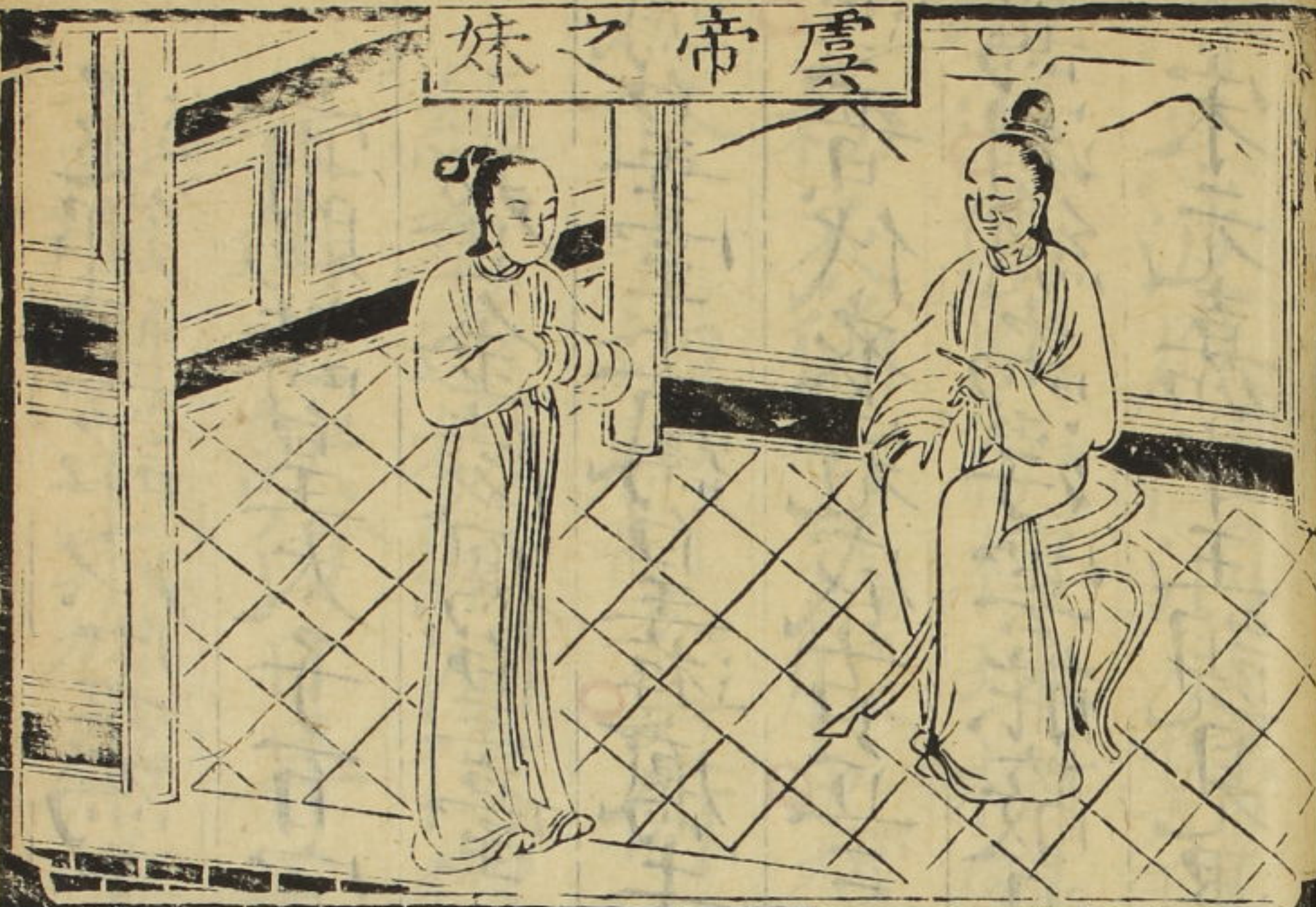
魯孝義保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卧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抱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托六尺之孤。養保之謂也。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國。不絕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媿矣。

姊妹之道

虞帝之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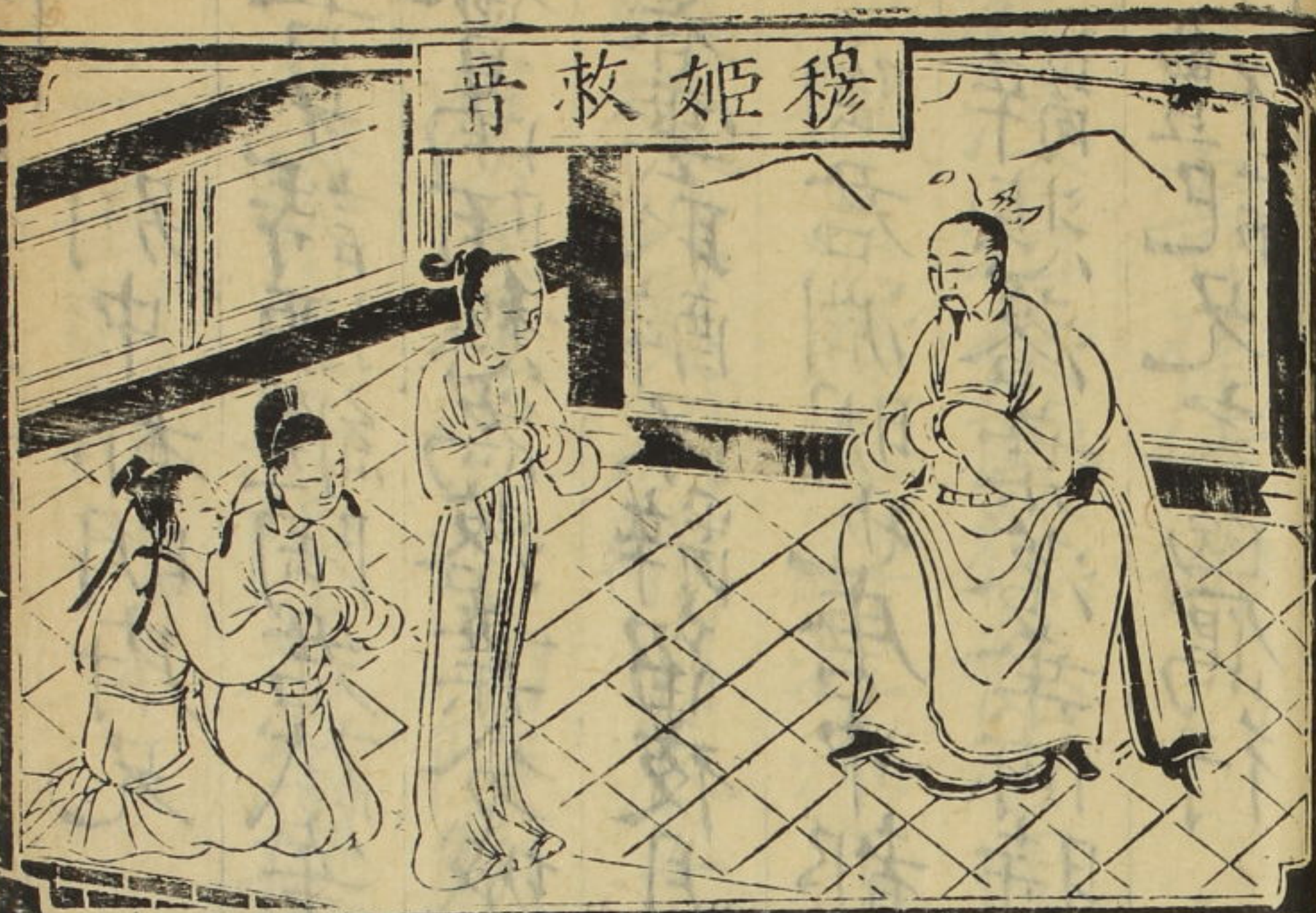


姚姁。舜妹也。與象同母。每以慈諫其親。以弟道規象。不從。凡父母惡舜。則密告二嫂。以挽回之。實井焚廩之謀。皆預洩於舜。故舜先防。得免於死。終始調護維持。兄若之功。寔默賴之。呂氏曰。浚井完廩。事出卒然。匿孔兩筥。計必先定。向使舜無所

聞其不為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者。幾希矣。孰謂異母而有斯妹哉。孰謂濟惡滿門而有斯人哉。

穆姬救晉

穆姬。晉獻公女。惠公之姊也。初。惠公為秦所納。食言背惠。秦穆公伐之。戰於韓原。獲惠公。晉大夫反首拔薄。音薄舍逆之。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太子瑩。次子弘與女簡璧登臺。示有罪也而履新示焚也馬。使音問以免喪之冠服。衰經逆。公迎穆姬。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不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大夫不逆。穆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乃許晉平。和也



呂氏曰。穆姬托賈君。而惠公烝之。托群公子。而惠公殺之。固穆姬所深恨者。韓原被執。率子女以死。救兄弟之情厚矣哉。要之鄰國構兵。無誅君。滅祀之禮。穆公許平。不為過。穆姬之救。不為私也。

魯象姑姊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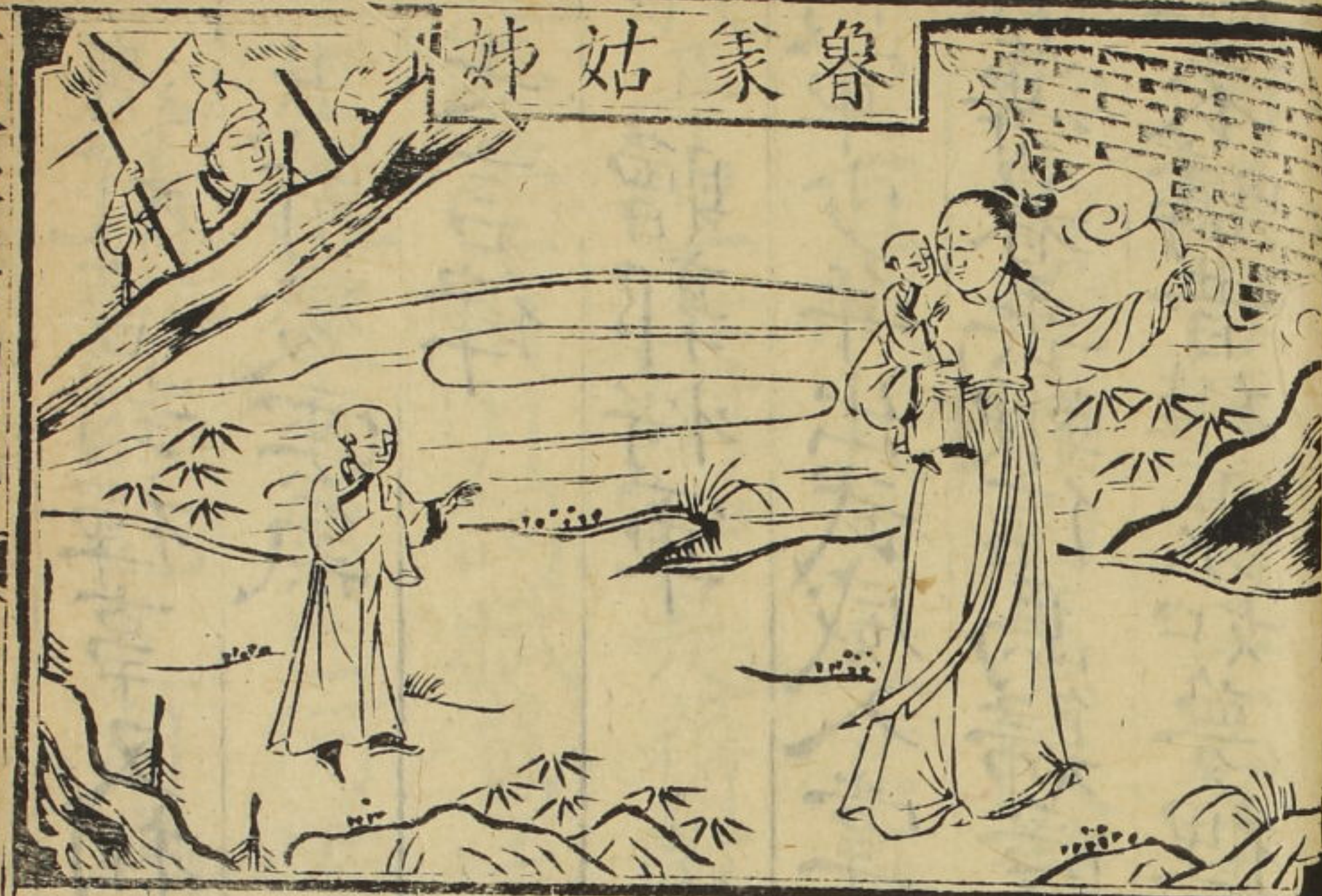
所携而走。見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已子孰親。婦人曰。已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不止。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况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祚賴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笑而未聞道也。已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待專也。設夫有衆子。或失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孤而為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

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於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兒所值耳。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如義姑者幾人矣。

聶政之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終。獨有姊在。乃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代嚴仲子報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自披其面。抉其目。屠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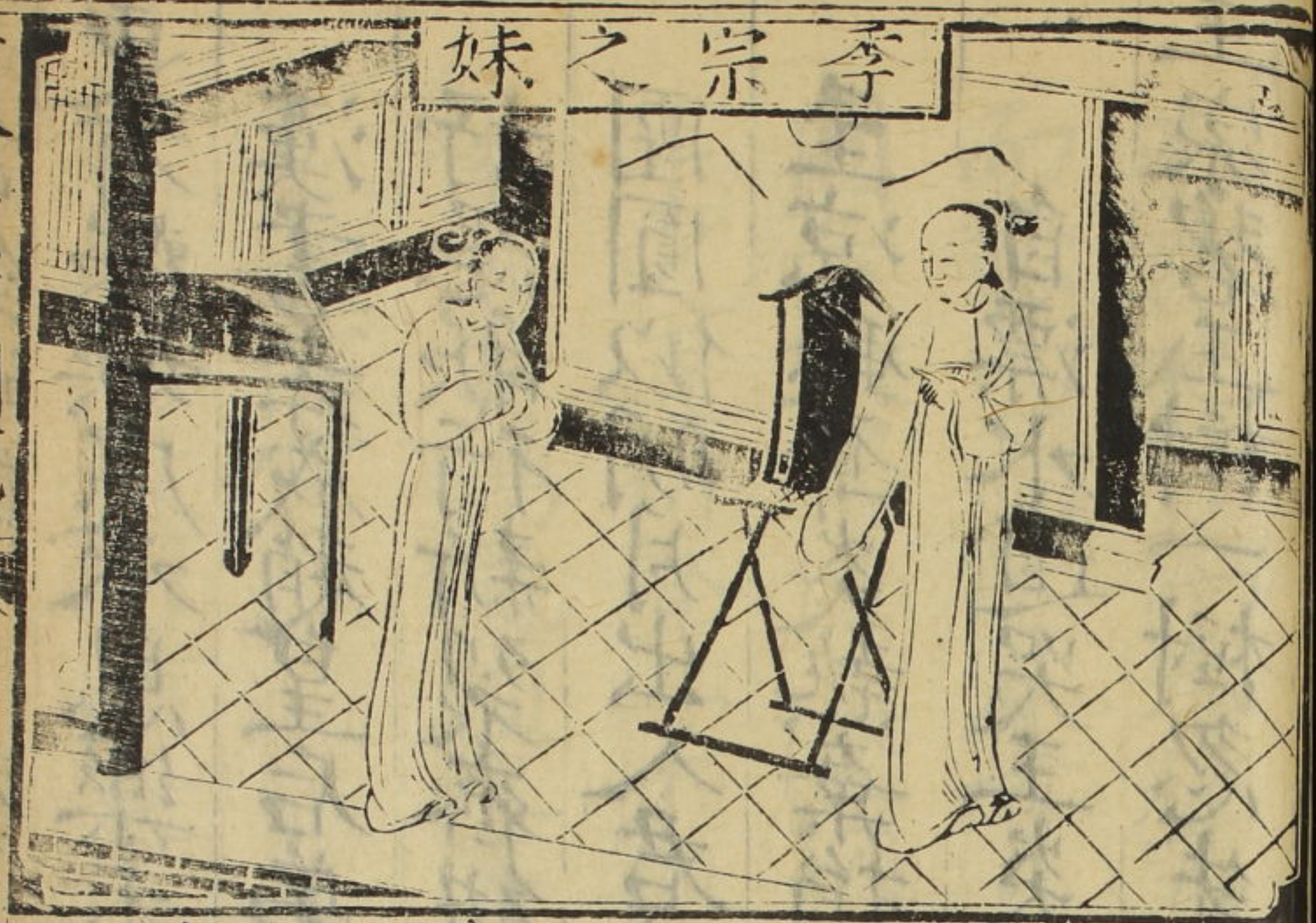




姊之政聶

死使人不韓暴其屍於市。購以千金。莫知為誰。姊曰。吾不忍自愛以滅弟名。乃之韓。哭聶政屍。謂吏曰。殺韓相者。妾之弟。軹深井里地名。聶政也。乃自殺於屍下。晉趙楚衛聞之曰。非獨聶政勇。乃其姊亦烈女也。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此之謂也。

呂氏曰。政死友。其姊死弟。皆賢者之過也。身者親之枝也。姊與



妹之宗李

弟一體之分也。聶政既愛姊。何不自愛其身。姊與其殺身以成弟名。孰若善規以免弟禍。離騷云。女嬃之嬋媛兮。申其罵余。賢姊不當如是耶。

李宗之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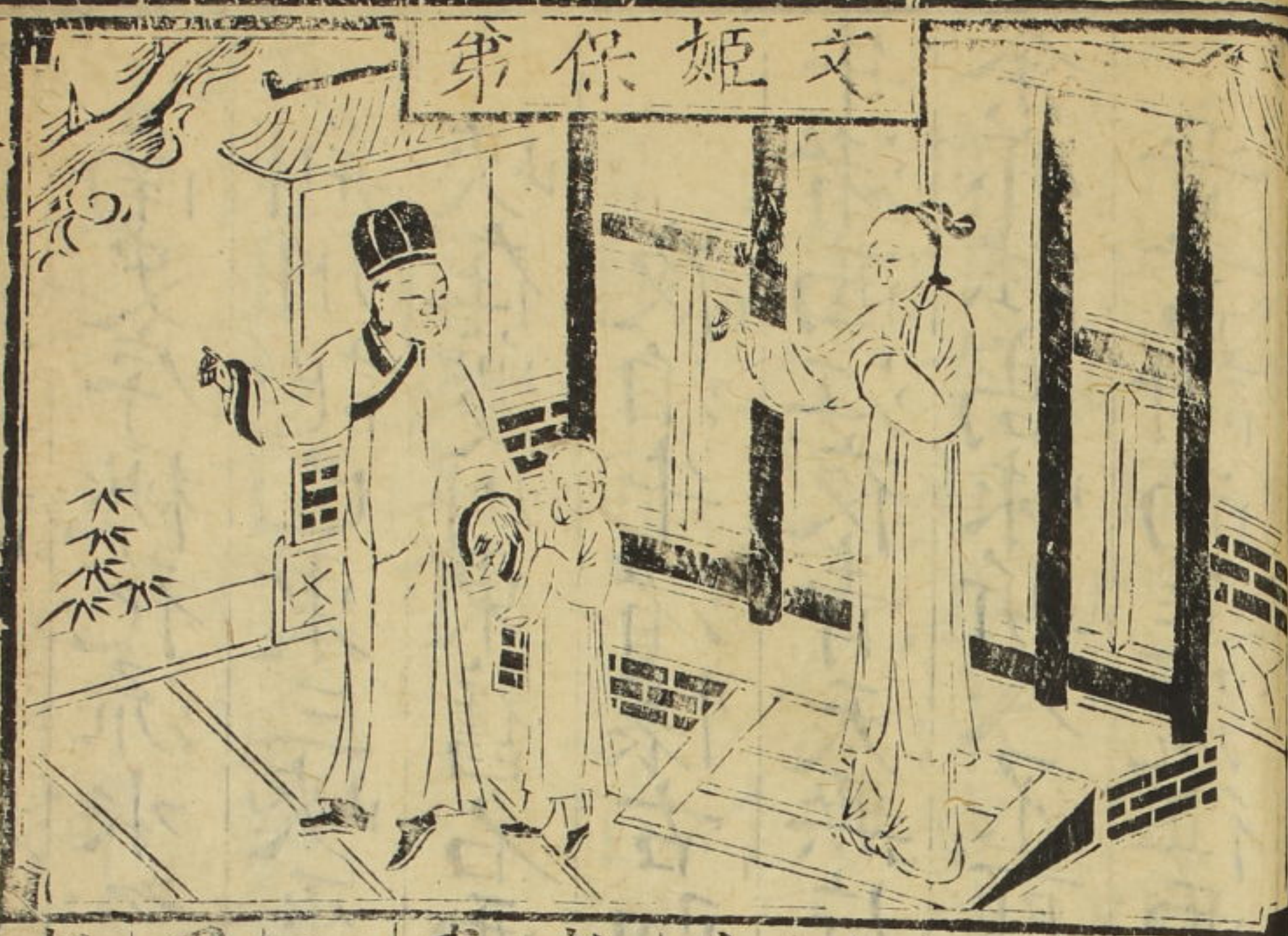
李兒者。卽音合陽任延壽之妻。李宗之妹也。延壽怨李宗而陰殺之。會赦免。乃告李兒。李兒曰。嘻。乃語我乎。遂振衣求太。延壽曰。汝其殺我。

李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延壽曰。願以車馬家貲。聽汝所之。李兒曰。吾當安之。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立地乎。乃告其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留。又無所往。善視汝兩弟。遂自經而死。馮翊音逸地名王聞之。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

呂氏曰。李兒可謂賢且烈矣。當是時。使季宗有子耶。則歸宗而撫遺孤。季宗無子耶。則自出而絕延壽。亦足全其義矣。遂至自經。無乃過乎。設季宗殺延壽。則季兒又當何如。吾錄之以為薄於骨肉者之勸。訖為婦人外父母兄弟家至生歿不相關耶。

文姬保弟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為梁冀所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為文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脉。惟此兒在。君孰慕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托。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州界。爰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得還。文姬勅之曰。先公為漢忠臣。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慎無一言及梁氏。及梁氏則及主上。是再撥祿也。變其言。靈帝時為河南尹。

呂氏曰。文姬之友愛無庸言矣。托王成。是謂知人。不然梁氏。是謂審勢。倘梁氏可仇也。波必甘心之矣。固也。宜有是女哉。

和政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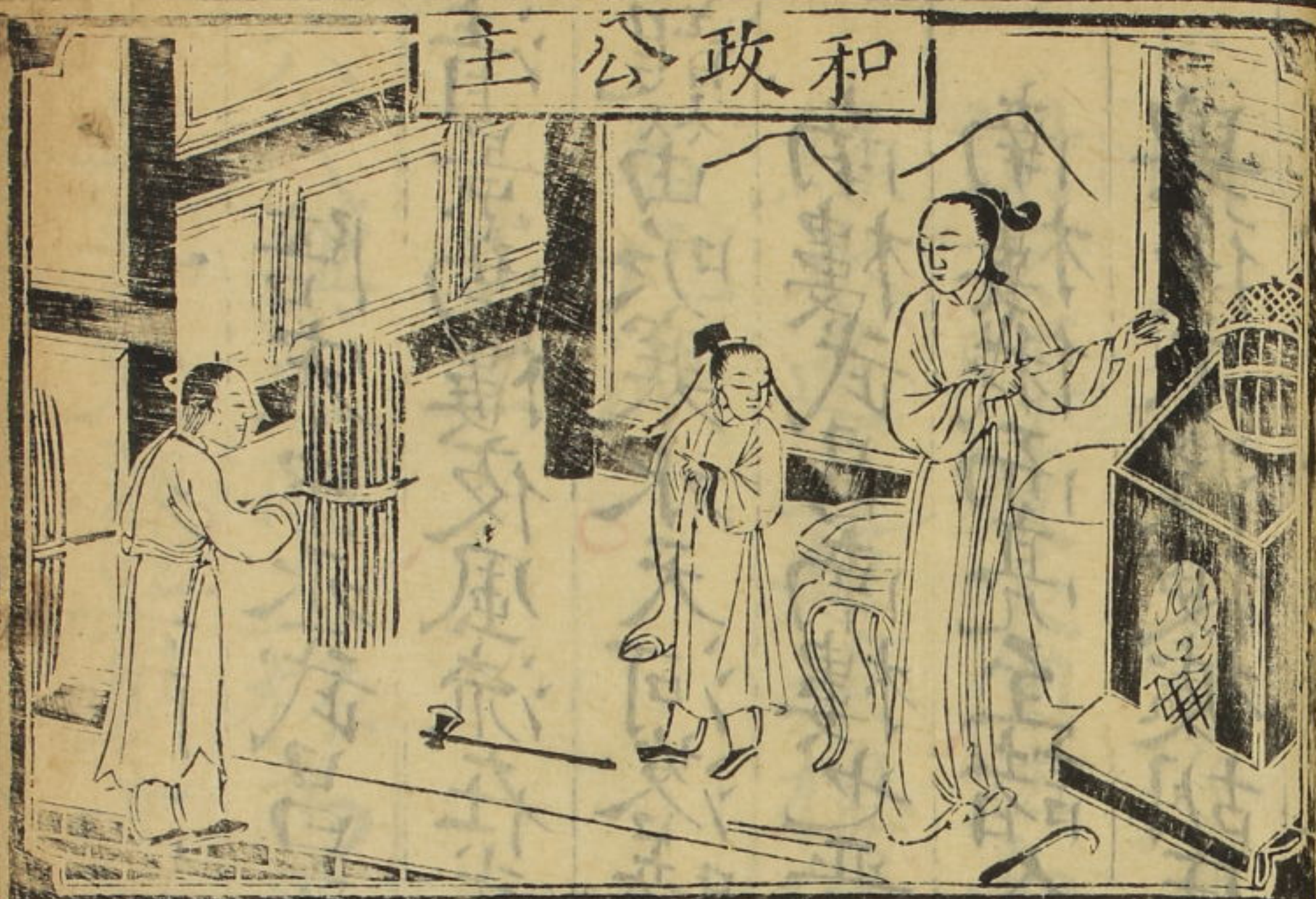
和政公主。唐肅宗女也。下嫁柳潭。安祿山陷京師。寧國公主其姊也。方嫠居。主曰。天子蒙塵。寧國獨處。其誰攜之。乃寄三子於所親。以潭馬乘寧國。主與潭徒步而驅之。跋涉日百里。潭供薪水。主供炊滌。以事寧國。卒免於難。肅宗有疾。主朝夕

左右甚謹。詔賜田。以女弟寶章公主未育。賜也。固辭讓。以與寶章。帝從之。

呂氏曰。和政恩撫孤姪。遠避朝權。授矢平賊。仗義諭盜。輸財助國。上疏恤民。憐布思之妻。策社稷之計。善行不可悉述。余取其友愛。以媿姊妹之薄者。

如娣之道

章嫂讓兒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謂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為。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吾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相。季曰訓。相之子樵。訓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也。借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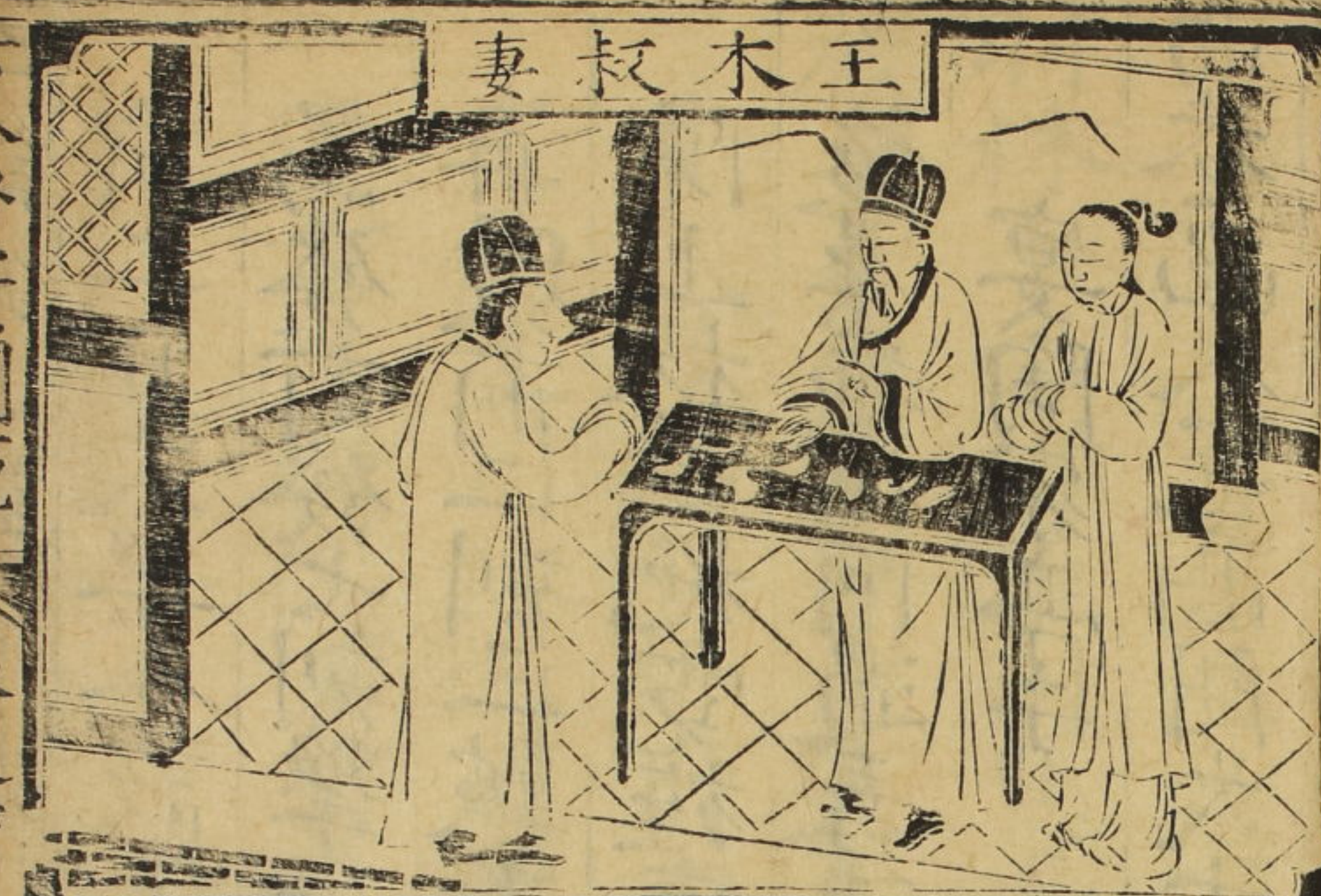
而饑渴在懷。借衣而揉浣是囑。況乏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況意不出於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少娣化嫂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墻操刃。少娣始嫁。姐族皆以為憂。少娣曰。木石為獸。吾無如波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為之。母家有果肉之餽。



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婦者。少婦笑而不答。少婦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婦答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各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婦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婦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為波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



姒婦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波之無良。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茫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於蘇少婦心焉。
王木叔妻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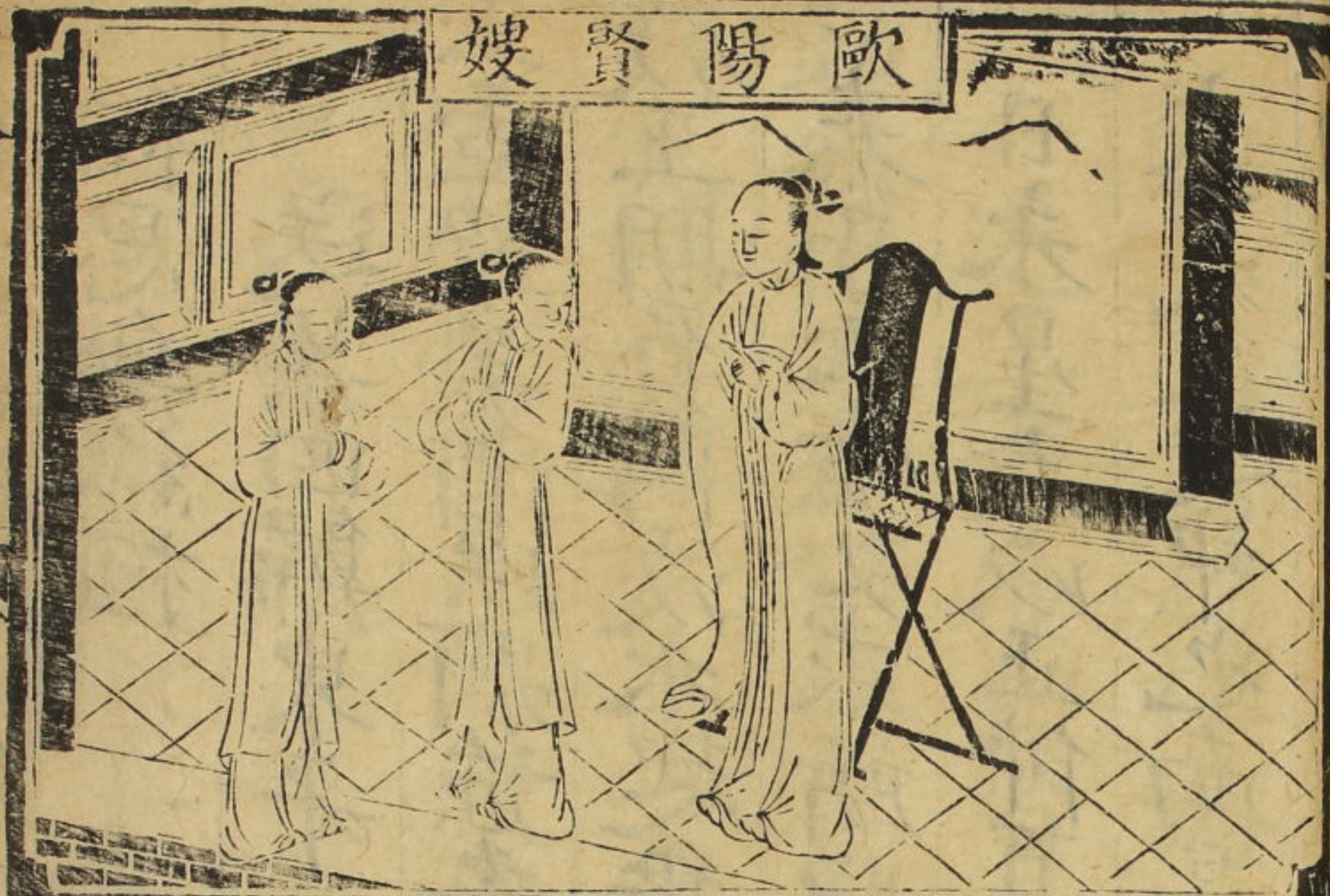
寒何橐中餘資。久蓄矣。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旦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亡。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艷稱為賢婦。

呂氏曰。憎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波我分明已難。况盡推所育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槩而矣。

姑嫂之道

歐陽賢嫂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歿於疫。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



歐陽賢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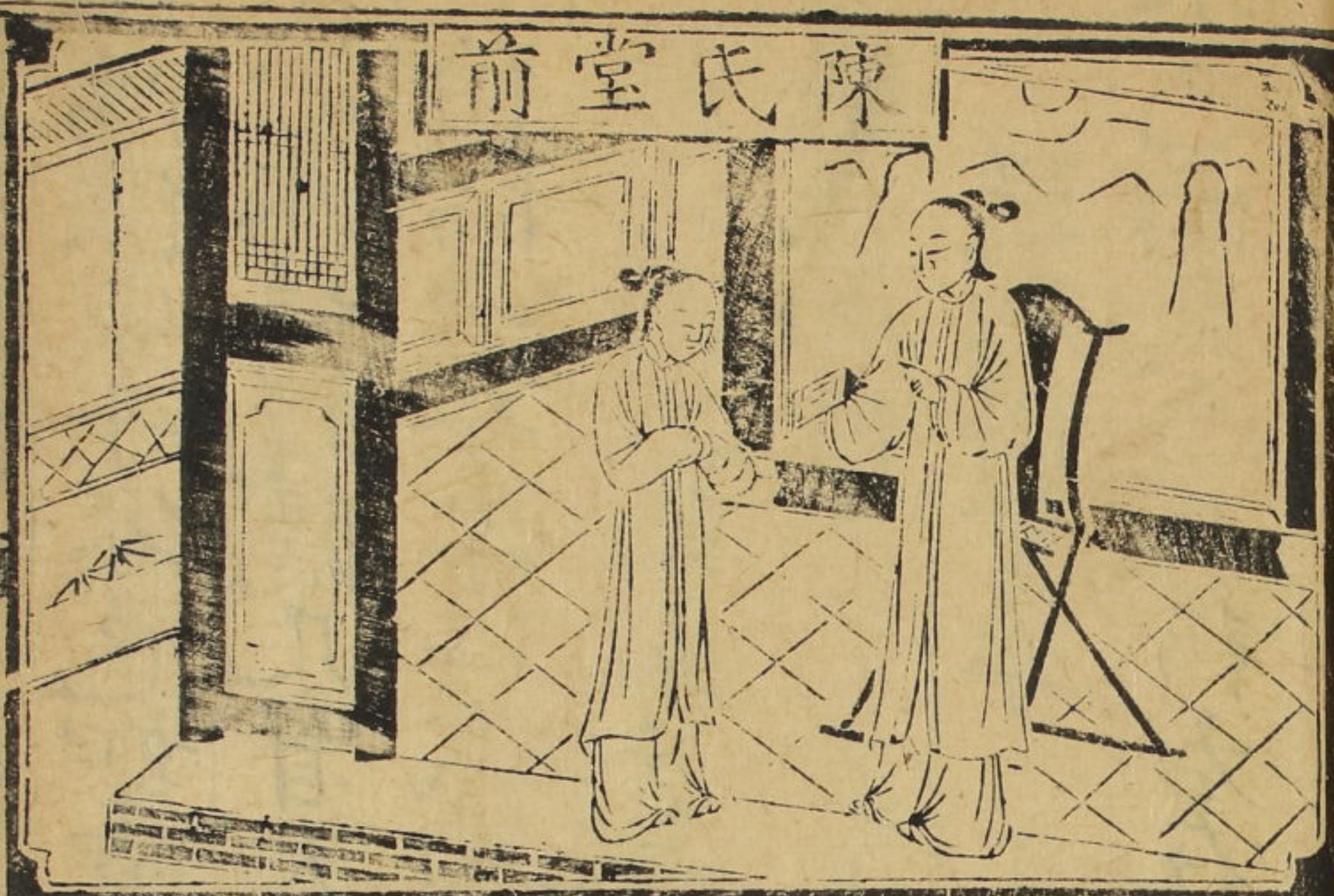
隣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收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為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目泣下。女媿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隣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

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告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為母耳目。諧想相虐也。世之為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閨娘矣。吾以是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讐。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陳氏堂前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



操勤苦如男子。脩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歿時。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為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為又置田宅。撫諸甥如已出。終無怨語。

呂氏曰。堂前孝養舅姑。教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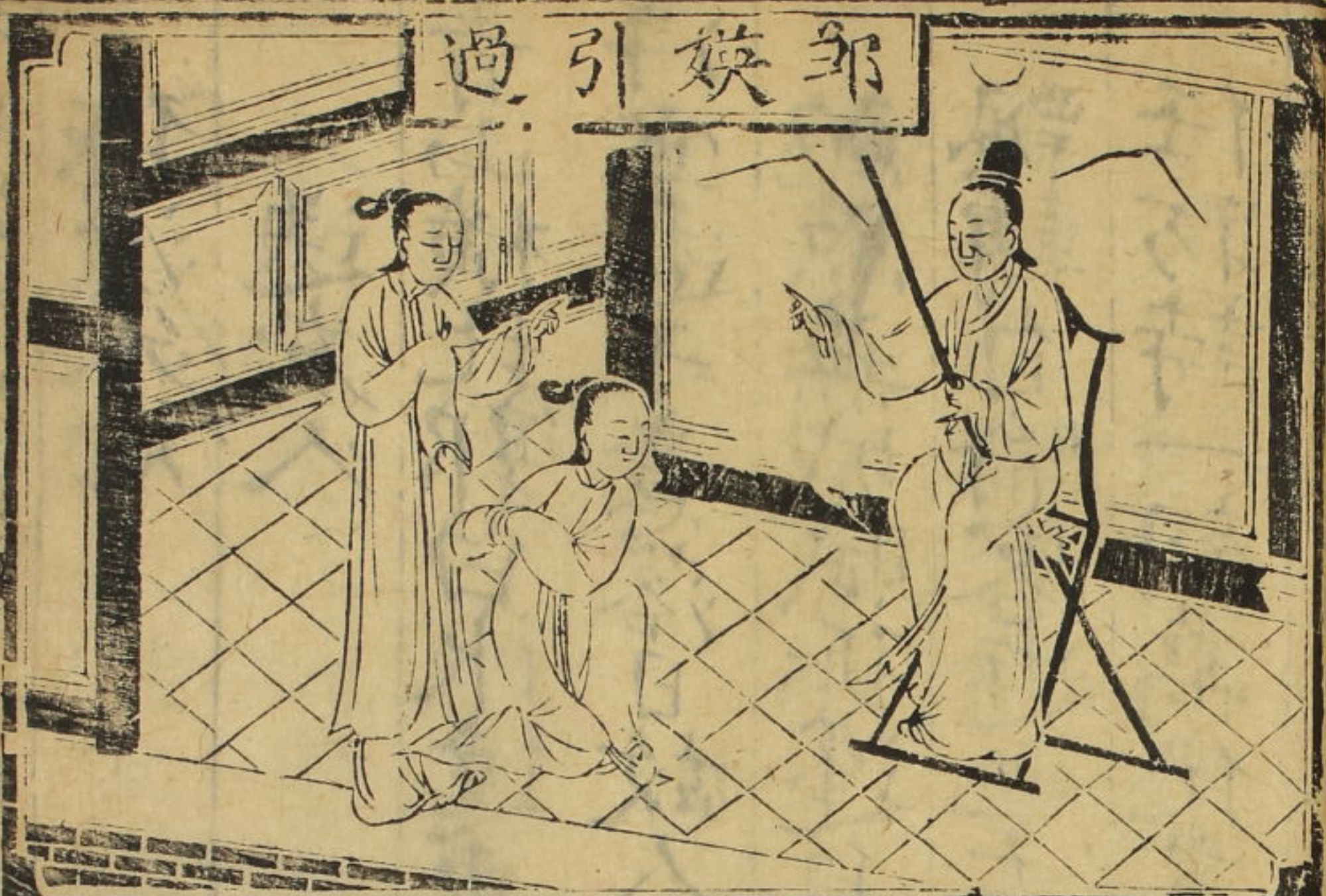
孫周恤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而出之

鄒媛引過

鄒媛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媛私以已食繼之母苦役荆媛必與俱荆有過誤媛不令荆知先引為已罪母每朴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為人婦耶有姑若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感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答媛媛曰願為嫂受答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為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媛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床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媛曰吾臥於嫂室

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媛不哭為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媛常病嫂為素食三年媛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歲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媛異母也視嫂乃如是多壽外男子多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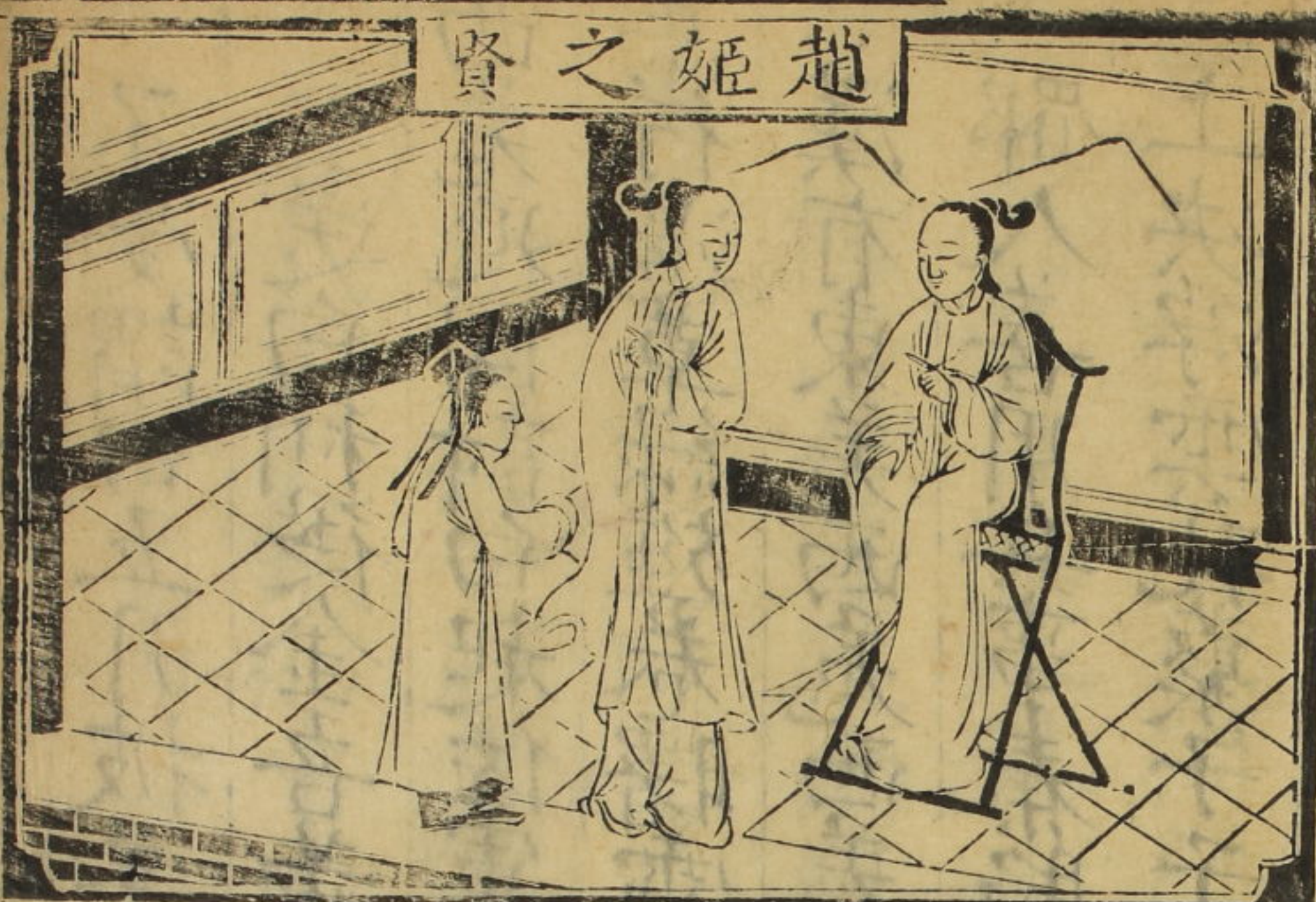


鄉大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弟婦與同席。則叩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於心。則辭色如父母。惟賢者不然。然者強半也。讀此傳。寧不汗顏。

嫡妾之道

晉趙衰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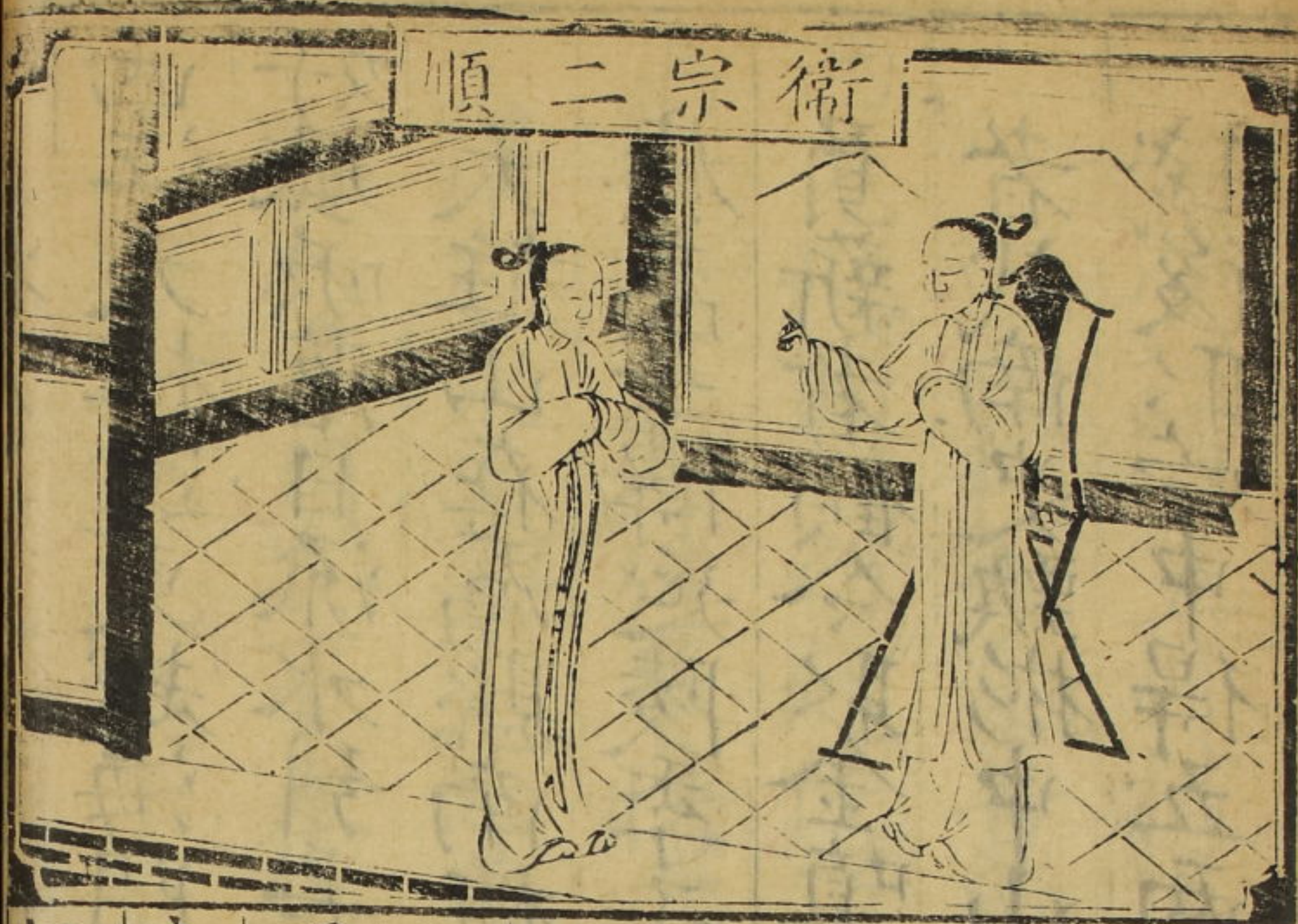
趙姬。晉文公女也。初文公為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隗氏入二女。公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公文又以女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趙衰不敢逆。姬曰。不可。夫得寵忘舊。安富室而棄賤交。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侍巾櫛矣。詩不云乎。采芣采芣。無以下體。故舊之情。不



念小過。况同好乎。乃徒燕爾新婚。不我屑以。傷夫道之薄也。君其逆之。衰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為賢。請立為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婦。而已下之。

呂氏曰。婦人能容妾足矣。况身自為妾乎。况以公女而妾狄人之女乎。况以子為庶子而嫡狄人之子乎。趙姬之賢。古今一人而已。

衛宗二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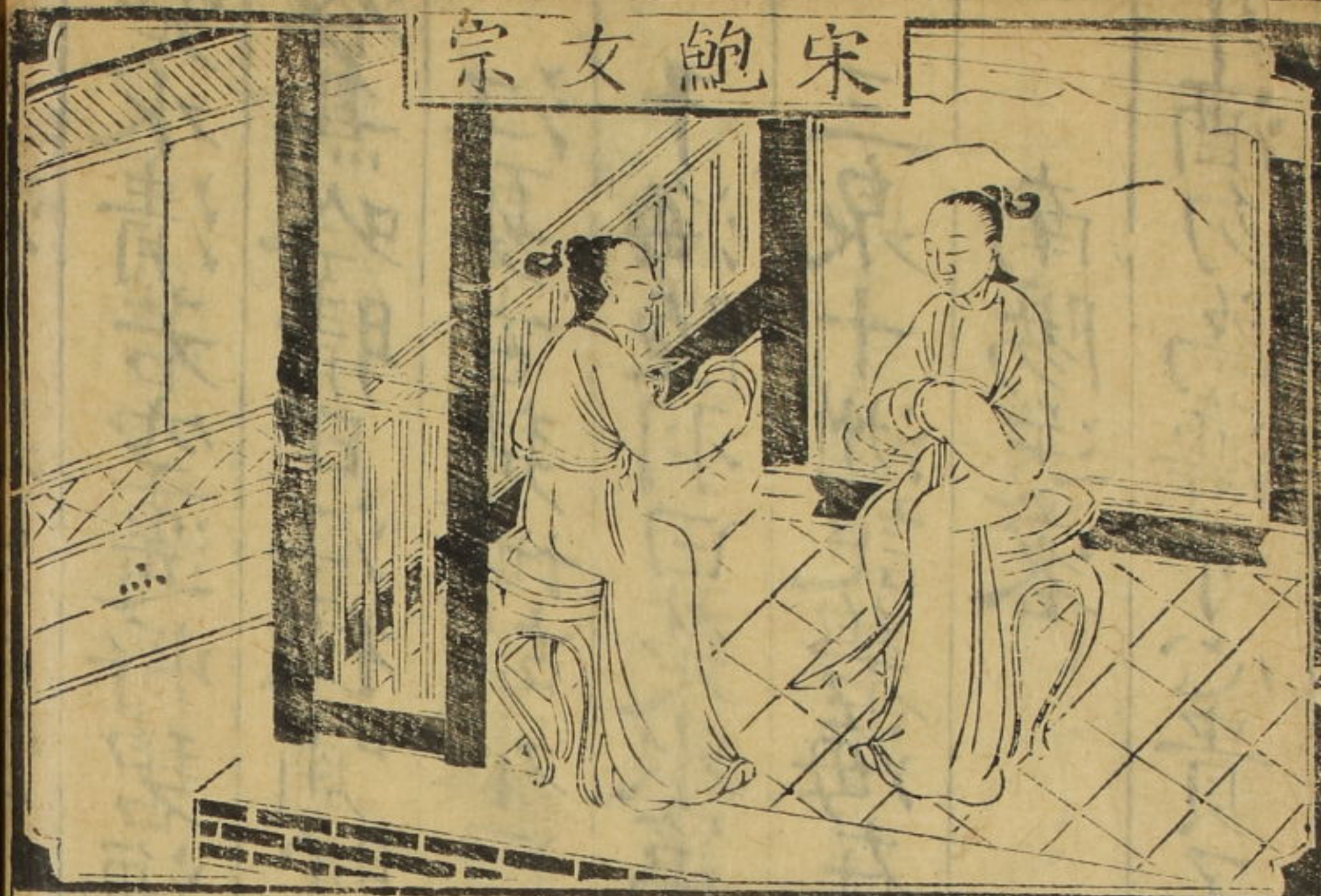
衛靈王薨。夫人無子。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矣。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當斥。得留以盡天年幸矣。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媿之。願出居。以時相見。傳妾泣曰。妾聞忠臣事君。孝子養親。惟患無日。妾豈敢以小貴。交節哉。惟夫人無相棄。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

之母。雖子欲之。如禮何。固求居外。傳妾謂其子曰。吾聞謹上下之儀。修先古之道。謂之順。今夫人居外。我居內。是彰我之不容。而逆閨門之禮也。處遂而生。寧以順成。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夫人惧乃止。傳妾以妾事夫人。終身不衰。

呂氏曰。古婦人無子。五十出為女師。未聞此禮。通於天子諸侯。而衛夫人不敢以嫡自安。必有見哉。若傳妾守分終身。亦盛德事也。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蘄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注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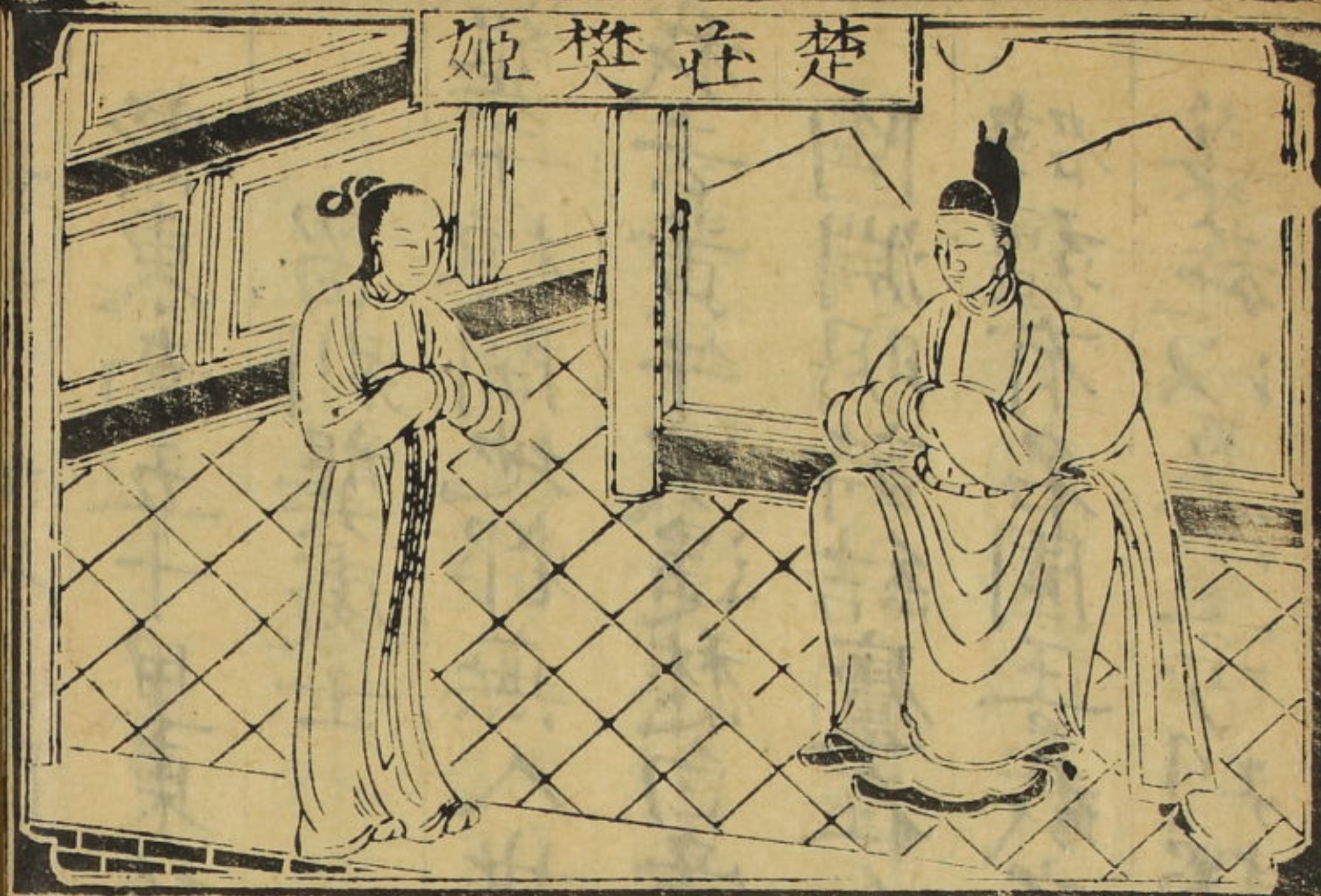


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嫁時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逆。為順。豈以專夫之室為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嫖。嬖德之恥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嬖人七去。妬正屋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為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入官見妬。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直不妬。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讓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為婦人之法。

楚莊樊姬

楚莊王好臘。夫人樊姬諫不聽。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嘗聽朝宴罷。姬迎曰。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倦。姬曰。王之所賢者誰也。王曰。虞丘子。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妾執巾十一年矣。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愛乎。妾聞堂上燕女。所以觀能也。妾不敢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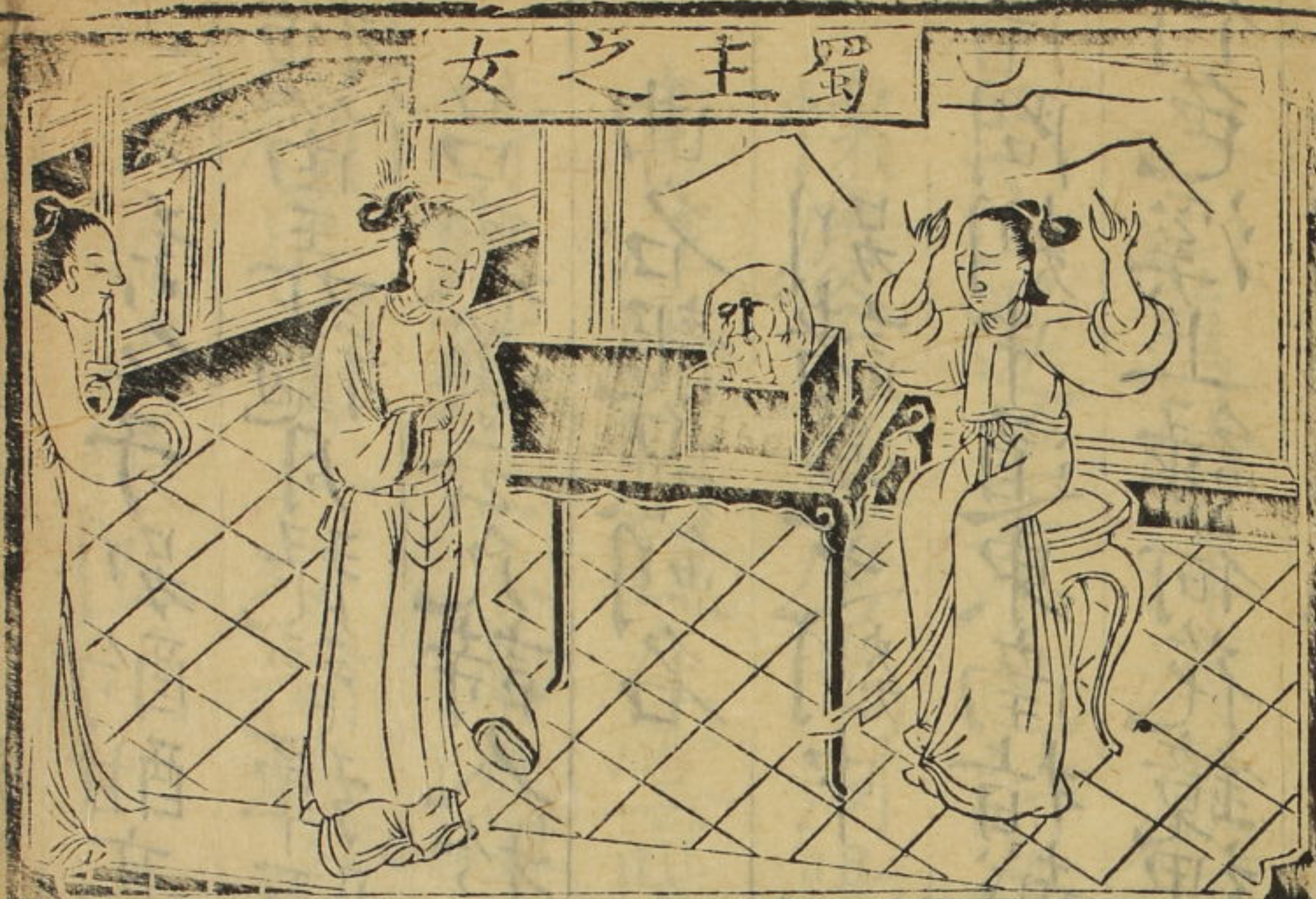
人。今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宗族。未聞進賢退不肖。是蔽君而塞賢路也。妾故笑之。王悅。明日以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王以霸。

呂氏曰。國家不治。妬賢之人為之也。樊姬不妬於宮。而推治於國。惟無我心故耳。故我心勝者。

不能容人。其終也。反不能容其身。然而妬者。卒不悟也。可嘆哉。樊姬女宗。可以訓矣。

蜀主之女

晉南郡公主桓溫妻也。性最悍。溫每遜之。溫平蜀。得李勢妹。有奇色。納置別宅。主聞大恚。乃與婢數十。拔白刃襲之。李氏方理髮。長委地。肌色如玉。不為動容。徐結髮成粧。曰。國破家亡。無心在此。今日



古今賢女圖卷之四
見殺得遂所懷遂引頸就刃主擲刃抱之曰阿子我見汝猶
憐何況老奴遂與同歸而善遇之

呂氏曰李氏女當殺身之怒無急遽之容其態安閑凝重
其辭悲婉慷慨卒能回操刃之兇為同車之愛可謂古今
一奇事矣惜也流落偷生不能死於國破家亡之時為全
德累吾錄之以訓世之為妾者不待於嫡未必皆嫡之罪
也

孫氏全孤

花雲妻卽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為所
縛不屈而死卽生子熾方三歲卽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
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



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祝之遂赴
水死孫痊卽屍遂抱兒以行脫簪
珥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
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
潛在蓮叢下嬰兒七日不死夜半
忽有老人在至氏母子邊稱雷老
引達帝前氏且拜且哭帝亦哭置
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
熾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偕孫至
太平奉卽骸骨為雷刻像合塋上

元縣

呂氏曰。煒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竟九死而全孤。卒收夫與嫡共合葬焉。士女淑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義人。孰謂花將軍死哉。

周主忠婢

婢子之道

忠婢者。周大夫妻之媵也。大夫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隣人。淫者憂之。妻曰。無憂。吾為毒待矣。三日夫至。其妻曰。與夫久別。何以相勞。使媵取酒而進之。媵知其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因陽僵故意覆酒。

主人怒。咎至死終不言。大夫弟聞其事。具以告大夫。乃殺其妻。將納媵以代之。媵辭曰。主以辱死。而妾獨生。是無義也。代主之處。是違禮也。欲自殺。大夫乃厚幣而嫁之。士君子爭娶焉。

呂氏曰。忠婢此舉。無一不協於善者。不彰主母之惡。厚也不忍主父之毒。忠也。陽僵覆酒。智也。咎將死終不言。貞也。不敢辱主。





母之處禮也。此可以為士君子
法。而况婦人乎。劉更生傳列女
以為忠妾。既妾大夫矣。即非嫡
妻。随嫁乎。媵必不爾。余直以婢
子之媵。随嫁之房婢也。既肯嫁
大夫。嘗接大夫者。

霍青代死

會稽霍素。貴族之女也。聘之於人。
尚未于歸。適有強賊。虜圍其家。見
霍素。姿容欲汚素。不從。賊怒。欲殺

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
性命耳。姑既見殺。我何生為。遂罵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素。忠也。不受辱。貞也。忠貞兩字。士君子且
難。况婢女乎。不錄素者何。節女不可勝錄。余因錄青。以見
素云。

○寄當塗趙少府炎

晚登高樓望木落雙江清。寒山饒積翠。秀色連州城。
目送楚雲盡。心悲胡鴈聲。相思不可見。迴首故人情。
當塗縣在今太平府雙江者大江自池州而下蘄
浦清溪自宣州而下皆會於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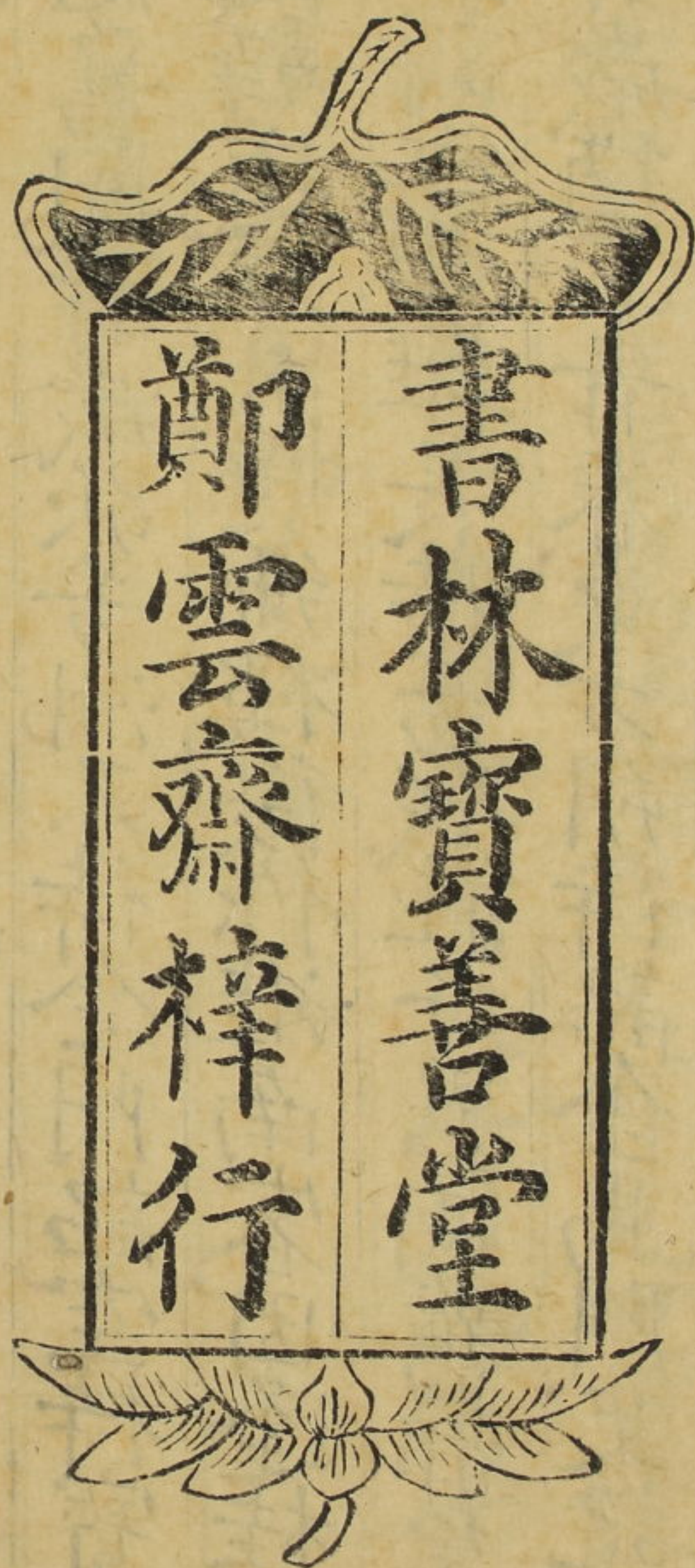
寄王漢陽

南湖蘼月白。王宰夜相邀。錦帳郎官醉。羅衣舞女嬌。

○寄淮南友人

紅顏悲舊國。青歲歎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寶劍遊。
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逢桂樹留。
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戡莊子舊國舊都望之悵。
然青歲猶言青春。東方朔待詔金門。史記陸賈。
寶劍直千金。淮南王安賓客號小山。作招隱士。桂
樹叢生兮山之幽。又攀桂枝兮聊淹留。

閨範卷之四終



書林寶善堂

鄭雲齋梓行

